

莊子佚文重訂稿

本檔案是《莊子》佚文的輯本。《莊子》曾經出現五十二篇和三十三篇兩種版本，前者在南宋失傳。失傳前，或被其他文獻徵引，引文保存至今，是今人窺探該本的線索。此等引文來自失傳版本，故稱為佚文。將佚文集成編的著述稱為輯本。

最後修訂：2021 年 1 月 2 日

目錄

自序.....	i
凡例.....	iv
文獻清單.....	vii
甲、佚文.....	1
一、 自然	1
二、 人體	4
三、 故事	7
四、 志怪	18
五、 物化	23
六、 雋語	26
七、 殘言	35
乙、非佚文.....	43
一、 重寫	43
二、 異文	47
三、 注文	54
四、 存疑	59
五、 誤引	62
附錄	74
一、《莊子》殘卷郭象後語.....	74
二、陸德明《莊子序錄》.....	74
三、王應麟《困學紀聞·諸子》節錄.....	75
四、馬敘倫《莊子佚文輯錄序》.....	75
五、江世榮《莊子佚文舉例》節錄.....	76
六、王叔岷《莊子佚文序》.....	78

【自序】

壹

司馬遷《史記》謂莊周「著書十餘萬言」，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莊子》五十二篇。《經典釋文·序錄》揭示五十二篇包括「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解說三耐人尋味，很可能是後人注釋。這三篇注釋與正文一同流傳，作者大抵參與過整理《莊子》成書的工作。

唐人李善注解《昭明文選·七命》提及「淮南子《莊子后解》」與「淮南王《莊子略要》」兩種著作，如今失傳。學者推測那是「解說三」其中兩篇。「淮南子」即西漢侯王劉安，也是《淮南子》的編者。李善引《莊子后解》與《略要》冠以其名，反映兩書由他所作，然則他很可能就是《莊子》的編者。

劉安的《莊子》注本傳至晉代，司馬彪足本注畢五十二篇，同期的郭象嫌其內容蕪雜，削成三十三篇後方才作注。兩種版本持續並存，郭注名氣更大，唯司馬本於唐世尚可得見，古注、類書不時徵引。進入南宋，司馬本始告亡佚，多出的十九篇從此湮沒，成為佚文。

宋人王應麟從舊籍輯出《莊子》佚文三十九條，收入《困學紀聞》。清人閻若璩、孫志祖、翁元圻校訂《紀聞》，於《莊子》佚文略有補綴。民初馬敘倫研治《莊子》有年，蒐羅佚文一百二十八條，成果蜚然（見其《莊子義證》）。近人王叔岷《莊子校詮》輯佚文一百六十一條，至今無出其右。江世榮〈莊子佚文舉例〉為佚文分門別類，汰除誤輯，也值得參考（北京中華書局《文史》第13輯）。

前賢《莊子》佚文輯本已有數種，本文匯集其成果，用電子檔呈現，支援全文檢索，學者可以按不同主題進行統計和摘錄。例如《莊子》與先秦古籍的關係素來備受關注，在本文輸入淮南、尸子、山海經等書名馬上能檢出相關文句，非常方便。

貳

《莊子》佚文分為兩類，1) 十九種佚篇的內容。2) 現存三十三篇的內容。後者與今本重疊，但不盡相同。對此，《經典釋文》已有詳細校記。陸德明以郭象本為底本，記錄了崔譔、向秀和司馬彪等人所據本之異。司馬本的異文固然是

五十二篇本《莊子》佚文，唯學者指出崔、向本亦由五十二篇削成，¹當中比郭本多出的內容與司馬本亦有關聯，故王叔岷採入其輯本。為免繁瑣，他只摘錄差別較大的例子，片言隻語之異則不收，拙輯本亦沿其舊法。

《釋文》之《莊子》校記或有遺漏，得靠他書補充。如〈列御寇篇〉「達於知者肖」，《文選·初去郡詩》「豈足稱達生」，李善注：

《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

附有司馬彪注，引文出自其注本甚明。然則〈列御寇篇〉五十二篇本「知者肖」作「知者胥」，《釋文》失校。

古籍引《莊子》縱然不附彪注，亦有可能出自五十二篇本，如〈齊物論篇〉「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御覽》卷三八一引此作：

《莊子》曰：西施、毛嬙，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頁一上）

《釋文》云：「麗姬，崔本作西施。」故王叔岷以為《御覽》引文「存崔本之舊」²，但《御覽》引《莊子》注解不出司馬彪、郭象與成玄英三家，於崔注一無引例，所存更可能是司馬本之舊。蓋彪本「麗姬」亦如崔本作「西施」，《釋文》失校。又如《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

《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

所引見〈道應篇〉。《淮南子》部份文辭承襲《莊子》，兩書關係密切。此句大抵抄自《莊子·逍遙遊》，而「朝菌」作「朝秀」。王叔岷認為《莊子》漢時舊本作「朝秀」，晉時始轉為「朝菌」。³漢時舊本，即為五十二篇本。

¹ 見武內義雄：〈莊子考〉，收入江俠菴編譯：《先秦經籍考》（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二年〔1933〕刊本，1975年），中冊，頁354。

² 王叔岷：《莊子校詮》，頁83。

³ 王叔岷：《莊子校詮》，頁13。

以上三條均為《莊子》五十二篇本舊文，但與今本出入很小，而且後兩條存有爭議，故拙輯本不收。如有需要，可以參看王叔岷《莊子校詮》與何志華《唐宋類書徵引〈莊子〉資料彙編》。本文姊妹篇《司馬彪莊子注考逸補正拾遺》也收錄了很多附帶彪注的五十二篇本異文。

叁

北宋陳景元在《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引錄《莊子》張君房本、江南古藏本、劉得一本等異文，⁴但沒有交待它們屬於五十二篇本還是三十三篇本系統。若為後者，所錄只是郭本異文，與司馬本無關。但王輯本照錄之，恐非所宜。拙輯本剔出不計。

王輯本又不時從《六書故》、《天中記》、《通雅》等書輯錄《莊子》佚文。此等著作出於元代及後，其時《莊子》五十二篇本失傳已久，所引《莊子》佚文不過抄錄前代文獻，價值不大，拙輯本一概省略。

【作者簡介】

陳重寬，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業餘文史愛好者。

電子郵箱：pekingstudy@163.com，歡迎來信交流學問。

⁴（宋）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白雲觀藏明正統道藏本，1924年），〈章句餘事〉，第十二下。

【凡例】

一、異文排列

同一則《莊子》佚文，不同書籍所引或有出入，是為佚文之異文。舊輯本通常只交待一種異文，其他異文僅以校注描述。拙輯本用分層清單將佚文及其異文悉數臚列，體例如下：

阿拉伯數字後是佚文的「首文」，特點是出處年代最早。例如：

1. 《藝文類聚》卷八〈水部上〉：「**《莊子》曰：〔……〕又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頁八上)
 - i. 《初學記》卷六〈地部中〉：「通天動地，〔……〕《莊子》曰：海水三歲一周，流相薄，即為之地動。」(頁八上)
 - ii. 《白帖》卷二〈海第三十九〉：「地動，《莊子》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頁四十下)
 - iii. 《御覽》卷三十六〈地部一〉：「《莊子》曰〔……〕又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頁七下)
卷六十〈地部二十五〉：「《莊子》曰：〔……〕又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頁二下)

綜上，《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和《太平御覽》皆引錄本條佚文，用字有出入。最上方的首文出自《類聚》，該書成於唐高祖年間。下方羅馬數字後的子項是《初學記》、《白帖》和《御覽》的引文，按成書時間排列。⁵所引佚文用標楷體顯示，俾讀者一目了然。後方(括號裏的文字)是出處頁碼。為方便各地區的學者，盡量使用常見的古籍影印本，所據版本見下方文獻清單。

除了明引《莊子》者，異文還包括群籍與該佚文用詞或語意相近的文句，對研究《莊子》與其他古籍的關係或有幫助。最後一條是編者按語，主要引述前人說法，偶爾附上己見。

二、佚文分類

馬敘倫和王叔岷的輯本僅將《莊子》佚文悉數列出，鋪排凌亂。有見及此，

⁵ 若由注釋揭示佚文，則按注釋時代為準。如《文選注》視為唐代作品，而非梁代作品。

江世榮提出六種分類，包括自然現象、生物、生理與疾病、神話與迷信、故事、哲理及其它，頗有參考價值。拙著吸收江氏成果，制定分類如下：

甲、佚文（124 條）

一、自然（11 條）

這類佚文反映作者對天文、地理和生物的理解。江世榮謂當中有不符合科學的描述，卻是科學史的重要史料。

二、人體（7 條）

司馬遷《史記》謂莊周「閎才命世，其學無所不闢」，所指蓋包括醫學知識。這在今本已有端倪，如〈齊物論篇〉：「民溼寢則腰疾偏死。」〈大宗師篇〉：「陰陽之氣有沴。」〈徐無鬼篇〉：「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反映他對病理和草藥頗有涉獵，部份佚文亦能佐證，如今歸為一類。

三、故事（23 條）

《史記》謂莊周「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司馬貞《史記索隱》：「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引劉向《別錄》云：「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換言之，就是編造人物與故事來說理，有時涉及歷史人物，這種佚文數量可觀。

四、志怪（11 條）

郭象嫌《莊子》古本內容或似《山海經》而刊落之。學者輯得的佚文正有一部份涉及神仙、異獸和巫術，呼應了郭象的描述。

五、物化（4 條）

〈齊物論篇〉：「昔者莊周夢蝶……此之謂物化。」池田知久謂「物化」為生物死後轉生為其他生物，⁶如〈大宗師篇〉：「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萬物以此循環不息，這是《莊子》獨特的學說。部份佚文反映了這個理念，故闢為一類。

六、雋語（27 條）

意思完備，但內容簡短的佚文。

⁶（日）池田知久：〈道家的物化、轉生、輪迴的思想與夢的故事〉，《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1996 年），頁 575-599。

七、[殘言](#)（41 條）

只剩片言隻語，不成文意的佚文。

二、非佚文（98 條）

一、[重寫](#)（14 條）

某書引《莊子》語句來自今本，但引者不依原文，用自己文字重新演繹，令人誤會是佚文。

二、[異文](#)（20 條）

典籍引《莊子》在今本有跡可尋，但引文字數更多，或為五十二篇本佚文，或為三十三篇本脫文。今暫歸為非佚文，以俟來者。

三、[注文](#)（17 條）

實為郭注，或是其他舊注。

四、[存疑](#)（6 條）

分兩種。第一，疑某書暗引《莊子》佚文，然無書證。第二，某書明引《莊子》佚文，疑其誤引，然無書證。

五、[誤引](#)（41 條）

引者張冠戴李，誤認他書為《莊子》而造出的假佚文。

三、引錄方法

以 A 或 B 表示佚文或非佚文，用阿拉伯數字表示種類和序號，中間以斜劃「/」(slash)區隔。例如 A/3/11 代表佚文「故事類」第 11 條。

【文獻清單】

1. （戰國）莊周：《南華真經》。上海商務印書館《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北宋合璧本，1920年。又稱《莊子》。
2. 《沖虛至德真經》。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鐵琴銅劍樓藏北宋本。又稱《列子》。
3. （秦）呂不韋：《呂氏春秋》。四部叢刊影印明宋邦彥等刊本。
4. （西漢）劉安撰，（東漢）許慎、高誘注：《淮南子》。《四部叢刊》影印劉泖生影印北宋本。
5. （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金陵書局本，1959年。
6. （晉）郭璞注：《山海經》。北京中華書局《續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池陽郡齋本，1983年。
7. （晉）葛洪：《抱朴子》。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魯藩刊本。
8.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劉昭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紹興本，2012年。
9. （劉宋）劉義慶著，（南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尊經閣影印宋紹興八年董弁刻本。又《四部叢刊》影印明嘉趣堂本。
10. （梁）顧野王，《玉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 （梁）顧野王：《玉篇殘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日本昭和八年京都東方文化學院編東方文化叢書本，第228冊，2002年。
12. （六朝晚期）佚名：《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收入黃華珍：《日本奈良興福寺藏兩種古鈔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奈良興福寺藏古鈔本，2011年。
13.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黎庶昌《古逸叢書》影印舊鈔卷子本。
14. （隋）虞世南：《北堂書鈔》。清光緒十四年（1888）南海孔廣陶三十三萬卷堂刊本。簡稱《書鈔》。
15.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紹興刻本，1982年。
16. （唐）徐堅：《初學記》，收入董治安編：《唐四大類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九年（1883）南海孔廣陶古香齋袖珍十種本，2003年。
17.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清嘉慶間胡克家本，1986年。
18. （梁）蕭統編，（唐）呂延濟等注：《新校訂六家注昭明文選》。鄭州大學出版社點校韓國奎章閣本，2013年。

19. (唐)王仁昉撰,(唐)長孫訥言注:《刊謬補缺切韻》。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250冊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民國十四年(1925)唐蘭據清內府藏唐寫本摹寫石印本,1995年。又稱王二、內府本、項跋本、裴務齊正字本。
20.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文淵閣四庫本。
21.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本。按:除特別注明,否則所引《一切經音義》皆為此本。
22. (唐)白居易編:《白氏六帖事類集》,收入董治安編:《唐四大類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影印癸酉(1933)吳興張芹伯影印南宋紹興間明州刻本,2003年。
23. 佚名編:《唐鈔文選集註彙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舊鈔本。2000年。
24. (北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皇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簡稱《御覽》。
25. (北宋)陳彭年等編,余迺永校注:《新校互註宋本廣韻》。上海辭書出版社影印澤存堂本,2000年。
26. (唐)杜甫撰,(南宋)蔡夢弼箋:《杜工部草堂詩箋》,遵義黎氏《古逸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覆麻沙本。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刻本,2006年。
27. 聞一多撰,袁謇正整理:《聞一多全集·莊子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輯本:

1. (南宋)王應麟著,(清)翁元圻等注:《困學紀聞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 馬敘倫:《莊子義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
3. 江世榮:〈莊子佚文舉例〉,《文史》第1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4. 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9年。
5. 何志華、朱國藩編:《唐宋類書徵引〈莊子〉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甲、佚文

一、自然

1. (晉)《博物志》卷四〈物理〉：「莊子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四庫本頁三上，士禮居影寫連江葉氏本在卷二頁二上)
 - i. 《齊民要術》卷十：「《博物志》曰：〔……〕又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四庫本頁一上)
 - ii. 《御覽》卷八四二：「《博物志》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四庫本頁五下)又卷九三四：「《博物志》曰：〔……〕又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四庫本頁二下)
 - iii. 《莊子》卷十〈列御寇第三十二〉：「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緩為儒。」(頁九下)《釋文》云：「之地，崔譔本作『之地蛇』，云；地蛇者，山田茶種也。」
 - iv. 江世榮疑〈列御寇篇〉崔注與本條有關(文史第13輯頁289)。
2. (南梁)《文選》卷十二〈江賦〉：「協靈通氣。」(唐)李善注：「莊子曰：川谷通氣，故飄風。」(頁559)
3. (六朝晚期)《講周易疏論家義記·乾》：「經云：一與不一，三生萬物，生者無主，生而不有。《莊子》云：道生之一，一而不一，教言无及，指而不雜，是謂自純之一也。」(興福寺藏兩種古鈔本研究，頁72)
4. (隋)《玉燭寶典》卷一〈正月孟春第一〉：「東風解凍，蟄蟲始震，魚上負水，獺祭魚，減鴈來。」注：「《莊子》曰：潛鯁春日毀滴而蓋衢者，鰾也。司馬彪注云：潛，水中也。鯁，澁。滴，池。蓋，辭。衢，道也。言冬日冰鯁澁不通，春日微溫，毀池水而為道者也。鰾，魚也。」(頁一下)
 - i. 《藝文類聚》卷十七〈人部一〉：「後漢張衡〈髑髏賦〉曰：〔……〕髑髏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之冰凝，何如春冰之消。」(頁八下)
 - ii. 《淮南子》卷十一〈齊俗篇〉：「鵝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鰾鮪入口，若露而死。」注：「鰾、鮪，魚名。」(頁十四下)
5. (隋)《北堂書鈔》卷一五一〈天部二〉：「騰水溢上為霧。」注：「《莊子》云。」(頁三上)
 - i. 《初學記》卷二〈天部下〉：「《莊子》曰：騰水上溢，故為霧。」(頁十七下)
 - ii.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一百一〈霧〉：「《莊子》曰：騰水上溢，故為霧。」(四庫本頁八上)

- iii. 《白帖》卷一〈霧二十二〉：「積水上溢，故為霧。」注：「《莊子》。」（頁十五上）
6. 《書鈔》卷一五二〈天部四〉：「陽分爭故，莊子說。」（頁八下）
- i. 《開元占經》卷一百二〈電〉：「莊子曰：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交爭，故為電。」（頁八下）
- ii. 《御覽》卷一三〈天部十三〉：「莊子曰：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為電。」（頁九上）
- iii. 《莊子》卷九〈外物第二十六〉：「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頁一上）
- iv. 《淮南子》卷三〈天文篇〉：「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注：「薄，迫也。感，動也。」（頁一下）卷四〈墜形篇〉：「陰陽相薄為雷。」（頁十一下）
- v. 馬敘倫謂《書鈔》當據《類聚》於「陽」上補「陰」字，「故」下補「為電」二字，以其所在為〈電部〉也（頁八上）。
7. （唐）《藝文類聚》卷二〈天部下〉：「莊子曰：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為電。玉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電。」（頁十一上）
- i. 《開元占經》卷一百二〈電〉：「莊子曰：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交爭，故為電。」（四庫本頁八下）
- ii. 《御覽》卷十三〈天部十三〉：「莊子曰：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為電。」（頁九上）
- iii. 《淮南子》卷四〈墜形篇〉：「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搏為雷，激揚為電。」（頁十一上）
- iv. 《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巧藝部〉：「《神仙傳》曰：玉女投壺，天為之笑。」（頁十二上）
- v. 《御覽》卷十三〈天部十三〉：「《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激為電。」（頁八下）
- vi. 《御覽》卷十三〈天部十三〉：「《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誤而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頁九上）
- vii. 《說文解字》第十一篇〈雨部〉：「電，露易激耀也。」段玉裁注：「孔沖遠引《河圖》云：陰陽相薄為靄，陰激陽為電。」（經韻樓本頁十下）
- viii. 據《御覽》卷十三，本條「玉女投壺」等語乃《神異傳》闕入。其文又見《搜神記》卷一〈東華帝君〉。
8. 《藝文類聚》卷二〈天部下〉：「莊子曰：陽炙陰為虹。」（頁十三上）
- i. 《御覽》卷十四〈天部十四〉：「莊子曰：陽炙陰為虹。」（頁八上）

- ii. 《淮南子》卷十六〈說山篇〉：「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高誘注：「陰陽相干，二氣也。」(頁四下)
- 9. 《藝文類聚》卷八〈水部上〉：「《莊子》曰：〔……〕又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頁八上)
 - i. 《初學記》卷六〈地部中〉：「通天動地，〔……〕《莊子》曰：海水三歲一周，流相薄，即為之地動。」(頁八上)
 - ii. 《白帖》卷二〈海第三十九〉：「地動，《莊子》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頁四十下)
 - iii. 《御覽》卷三十六〈地部一〉：「《莊子》曰〔……〕又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頁七下)
卷六十〈地部二十五〉：「《莊子》曰：〔……〕又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頁二下)
- 10.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一：「《莊子》云：天即自然。則自然亦自然也。依此而生萬物，故云眾妙之門。」(大正藏本頁 7c)
 - i. 《莊子》卷五〈天道第十三〉：「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郭注：「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頁十九上)
-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十四：「故《莊子》云：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自然。」(頁 103c)
 - i. 《莊子》卷七〈達生第十九〉：「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頁六下)

二、人體

1. 《玉燭寶典》卷一〈正月孟春第一〉：「莊子云：游島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繫鼓呼噪，何也？曰：昔黔首多疾，黃氏立巫咸，教黔首，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春月，毗巷飲酒茹蔥，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非以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
夾注：「逐疫事在往年十二月，為茹蔥相連列也。」（頁二十七上）
 - i. （南梁）宗懔《荊楚歲時記》：「進屠蘇酒，膠牙餠，下五辛盤。」（隋）杜公瞻注：「周處《風土記》曰：元日造五辛盤，正月元日，五薰練形。注：五辛所以發五藏之氣，即大蒜、小蒜、韭菜、雲臺、胡荽是也。《莊子》所謂『春正月飲酒茹蔥，以通五藏』也。」（四庫本頁三下）
 - ii.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類八十二〈草部下〉：「莊子曰：〔……〕又曰：春月飲酒加蔥，以通五藏。」（頁十四上，四庫本頁三十六下）
 - iii. （唐）徐堅《初學記》卷四〈歲時部下〉：「造五辛盤，〔……〕莊子云：春月飲酒茹蔥，以通五藏也。」（頁二上）
 - iv. （唐）白居易《白氏六帖》卷一〈元日三十八〉：「五辛盤，〔……〕莊子曰：春月飲酒茹蔥，以通五藏。」（頁二十四下）
 - v. 《御覽》卷二十九〈時序部十四〉：「莊子曰：春月飲酒茹蔥，以通五藏。」（頁七下）。又卷五三〇〈禮儀部九〉：「莊子曰：游島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繫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蔥，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頁六下）
 - vi. 《玉燭寶典》卷十二〈十二月季冬第十二〉：「《史記·陳勝傳》有臘月之言，劉歆《女傳》云：魯之母臘日休，一家注云：臘，一歲之大祀。〔……〕諺云：臘鼓鳴，春草生。〔……〕《論語·鄉黨》云：鄉人儺，孔子朝服立於阼階。注云：儺者，謂驅疫鬼，朝服立於阼階者，為鬼神或驚怖，當依人。今世村忌，打細腰鼓，戴胡玄頭，及作金剛力士，逐除，即其遺風。《呂氏春秋·冬紀》云：今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頁十五上）
 - vii. 《困學紀聞》卷十〈諸子〉輯出此條。（清）翁元圻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以為二字不應見《莊子》。江世榮則以為「黔首」一詞先秦已有（文史第13輯頁285）。王叔岷謂《玉燭寶典》「逐疫」當作「逐疫」，又以此為《釋文序錄》所謂《莊子》古本〈游覺篇〉之文（頁1388），馬敘倫同。按：《寶典》「夫擊鼓」及後疑是杜臺卿評語，不屬《莊子》。

2. 《玉燭寶典》卷八〈八月仲秋第八〉：「莊子：故馬小童謂黃帝曰：熱艾宛其聚氣。雄黃亦云：燔金熱艾，以灸其聚氣，今以點為灸，直取其名。」（頁十上）
- 《莊子》卷八〈徐无鬼第二十四〉：「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宇驂乘，張若、謏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頁十二下）
 - 江世榮謂「今以點為灸」及後不屬《莊子》，又「故馬」當作「牧馬」，「灸」當作「炙」（頁290）。本條與《玉燭寶典》卷一引〈游覺篇〉佚文（2.1）皆有「雄黃」之名，王叔岷據此以為本條亦屬〈游覺篇〉。
3. 《北堂書鈔》卷一四四〈酒食部三〉：「飲三冷，莊子云：鹹者不作，而欲食之，夜必夢飲三冷。注曰：冷，瓶也。」（頁八下）
- 孔廣陶校注謂《書鈔》俞安期本「冷」作「泠」。江世榮則謂「冷」為「瓴」之假借，引《說文》云：「瓴，瓮也。」（頁289）
4. 《列子》卷二〈黃帝第二〉：「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頁九下）
- （宋）高守元《沖虛至道真經四解》卷六：「盧曰：〔……〕故《莊子》曰：物所齊有者為神，故神為養生之主也。」（正統道藏本頁十五）
- 《新唐書·藝文志五》有「夢書四卷，盧重元著，開元時人」，「重元」當為「重玄」。本條「故神為」及後疑是盧氏自注。
5. 《御覽》卷三九七〈人事部三十八〉：「《莊子》曰：夢者，陰陽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頁四下）
- （日）圓珍《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記》卷下：「《唐韻·羽聲》云：夢，不明也。《莊子》曰：夢者，陽氣之精也。心之喜惡，則精氣從之。」（大正藏本頁241a）按：圓珍為平安時代日本比丘，相當於中晚唐。
 - 《列子》卷三〈周穆王第三〉：「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頁三上）
 - 王叔岷疑此即郭象後語所謂「或似占夢書」之類。
6. 《御覽》卷七三九〈疾病部二〉：「《莊子》曰：流脈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顛病。」（頁九上）
- 《黃帝內經》卷一〈生氣通天論三〉：「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四部叢刊影印明顧氏翻宋本頁十八上）

卷十三〈脈解四十九〉：「所謂甚則狂巔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巔疾也。」（頁十上）

7. 《御覽》卷八四九〈飲食部七〉：「《莊子》曰：〔……〕又曰：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食之。」（頁一下）
- i. 《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第一·本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頁六上）
- ii. 《淮南子》卷九〈主術篇〉：「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頁十五下）
- 卷十三〈汜論篇〉：「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哈，口也）。」（頁十六上）
- iii. 《莊子》卷一〈逍遙遊第一〉：「彭祖乃今以久特聞。」（頁三下）成玄英《疏》：「彭祖者，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

三、故事

1. 《北堂書鈔》卷八十三〈禮儀部四〉：「學之為福，猶有羽翼，《莊子》云：學之為福，猶飛之有羽翼也。」（頁一下）
 - i. 《御覽》卷六〇七〈學部一〉：「《莊子》曰〔……〕又曰：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紉，必有淫泆之行。好學之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頁三上）
卷八二六〈資產部六〉：「《莊子》曰〔……〕又曰：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請其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母曰：婦人不好紡績織紉，必有淫泆之心。」（頁二上）
2. 《北堂書鈔》卷一二四〈武功部十二〉：「十丸而得丸，莊子云：文惠君彈臣彈焉，俱彈雀，人第十丸，君得丸，而鳥得一，君賞而罰鳥也。」（頁七上）
 - i. 孔廣陶校云：此文似有譌誤，近本《莊子》亦脫此條。王叔岷疑「彈焉」為衍文，又疑「得丸」當作「得九」，馬敘倫同。
3. 《藝文類聚》卷二〈天部下〉：「《莊子》曰：〔……〕又曰：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將自當之，言未卒，天下大雨，方千里者何？德於天而惠於民也。」（頁五上）
卷六十六〈產業部下〉：「《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故，而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頁一下）
卷一百〈災異部〉：「《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君欲射之，道有行者駭之，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昔先公時，大旱三年，卜之，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欲所以求雨，以為民也。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於天而惠於民。今君主以白鴈而欲殺人乎？」（頁一下）
 - i. 《御覽》卷十〈天部十〉：「《莊子》曰：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云：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人。今殺人，不可，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頁六上）
卷四五七〈人事部九十八〉：「《莊子》曰：〔……〕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集，梁君下車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白鴈羣駭，梁君怒，欲

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煞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人獵皆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頁三下)

- ii. 卷八三二〈資產部十二〉：「《莊子》曰：〔……〕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集，梁君下車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轡曰：今主君以因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歸，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皆得獸，吾獨得善言。」(頁一下)
 - iii. 《新序》卷二〈雜事第二〉：「梁君出獵，見白雁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十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頁六下)
 - iv. 《金樓子·雜記下》：「周君出獵，見白鴈為群。周君鼓弩欲射道之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拊矢曰：君以鴈射人，無乃虎狼也？」(知不足齋本頁十四上)
 - v. 《文選·思玄賦》注引《淮南子》佚文：「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為民，豈乎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與本條類近。(何寧淮南子集釋，頁1496)
 - vi. 《呂氏春秋》卷九〈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斷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頁三下)
4. 《藝文類聚》卷八十〈火部〉：「《莊子》曰：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頁九下)
- i. 《白帖》卷三〈竈第二十九〉：「踞竈觚，《莊子》：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聽之。竈觚，額也。」(頁六十七上)

- ii. 《御覽》卷一八六〈居處部十四〉：「《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額也。」（頁三上）
- iii. 《困學紀聞》卷十引輯出此條，翁元圻注引吾衍《閒居錄》：「古人穴地為竈，故席地可憑其觚。」
5. 《藝文類聚》卷九十一〈鳥部中〉：「雞，〔……〕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司馬彪曰：羊溝，鬪雞之處）。三歲為株（株，魁師），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雞畏狸也）。」（頁七下）
- i. 《御覽》卷九一八〈羽族部五〉：「《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年溝之雞（司馬彪注曰：年溝，鬪雞處），三歲為秣（秣，魁帥也）。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雞畏狸故）。」（頁五上）四庫本：「《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司馬彪注曰：羊溝，鬪雞處），三歲為株。（株，魁師也）。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雞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也（雞畏狸故）。」（頁八下）
- ii. 《史記》卷三十〈平準書〉：「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司馬貞《史記索隱》：「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應劭云：株，根本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鬪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送徒者也。」（頁1437）
- iii. 王叔岷謂《史記索隱》所引《傳》即《莊子》，羊、陽古通。又謂曹植〈鬪雞詩〉：「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亦本《莊子》。按：萬希槐《困學紀聞集證》云：「羊溝亦作陽溝，《爾雅·釋畜》：雞三尺為鶡。郭璞注：陽溝巨鶡，古之名雞。」
6. 《藝文類聚》卷九十六〈鱗介部〉：「《莊子》曰：〔……〕又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文畫之，於是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頁一下）
- i. 《御覽》卷三八九〈人事部三十〉：「《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曰：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見公。今見公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葉公好龍，室中彫文，畫以為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神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似士而非士也。」夾注：「《新序》同。」（頁四上）四庫本作：「《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理。曰：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見。今見公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葉公好龍，室屋彫文以畫龍。於是天龍聞而歸之，見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神無主。是葉公非

好龍也，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四庫本頁七上，無夾注）

卷四七五〈人事部一一六〉：「《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夾注：「士也，託僕。」續云：「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夾注：「《新序》同。」（頁六下）四庫本：「《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不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夾注：「《新序》同。」（頁十一上）

卷九二九〈鱗介部一〉：「《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托僕大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者也。」夾注：「《新序》又載。」（頁六下，四庫本頁十下托作託）

- ii. 《文選》卷三十六〈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注：「《新序》曰〔……〕又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頁1662）
- iii. 《文選》卷三十七〈劉越石勸進表注〉「五情無主」，注：「《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頁1704）
- iv. 《白帖》卷二十九〈龍四十七〉：「畫，《莊子》：葉公子高好龍，室屋皆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來，窺頭於牖，拖尾於屋，葉公見之，棄而遠走，失其魂魄，葉公非好者，好似龍也。」（頁五十五上）
- v. 《新序》卷五〈雜事五〉：「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四部叢刊本影印江南圖書館藏

明嘉靖翻宋本頁十四上)

- vi. 《論衡》卷十六〈亂龍篇〉：「楚葉公好龍，牆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頁一上)又云：「楚葉公好龍，牆壁、盂樽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為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頁三上)
7. 《春秋·哀公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晉)范寧《集解》：「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唐)楊士勛《疏》：「《莊子》云：楚人有賣矛及楯者，見人來買矛，即謂之曰：此矛無何不徹。見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者。買人曰：還將爾矛刺爾楯，若何？然則矛盾各自言之，則皆善矣；若相對言之，則必有不善者矣。喻今傳文，輒若申父而辭王父，是不受父，則蒯聵違父為不善；若以鄭忽稱世子以明反正，則輒之拒父為丑行，亦是非不可並，故云『矛盾之喻』也。」(武英殿本卷二十頁六下)
- i. 《韓非子》卷十五〈難一第三十六〉：「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盾之說也。」(四部叢刊影印黃薏圃校宋本，頁二上)
- ii. 《韓非子》卷十七〈難勢第四十〉：「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頁二下)
- iii. 劉笑敢謂《韓非子》矛盾寓言或引自《莊子》，見《莊子哲學及其演變》頁39-40。
8. (劉宋)《後漢書》卷十七〈祭祀上〉：「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唐)劉昭注：「《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頁3161)
- i. 《山海經·中山經》：「禹曰：〔……〕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注：「《管子·地數》云：封禪之王七十二家也。」(頁三十六下)

- ii. 《管子》卷二十三〈地數第七十七〉：「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頁一上）
 - iii. 《淮南子》卷十一〈齊俗篇〉：「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禪于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事異也。」（頁八下）
 - iv. 《孔叢子》卷五〈執節十七〉：「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四部叢刊影印葉氏藏明翻宋本頁二十上）
 - v. 《論衡》卷四〈書虛篇〉：「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四部叢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頁四下）
 - vi. 《論衡》卷七〈道虛篇〉：「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頁二上）
 - vii. 《抱朴子》卷十二〈辨問〉：「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頁一下）
9. 《後漢書》卷五十二〈崔駰傳〉：「或重聘而不來。」（唐）李賢注：「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車二駟騁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頁1711）
- i. （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上〈陸通〉：「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古今逸史本頁十五下）
 - ii. 《莊子·人間世篇》、〈應帝王篇〉均提及「接輿」，然無楚王聘請事，故當為佚文。
10. 《初學記》卷二十九〈獸部〉：「宋淖韓盧，《莊子》曰：介鬬閭有狗，宋人之驚狗也，其家命之為淖。逐狗不及，止而望之，自以為過矣。」（頁二十二下）
- i. 《爾雅·釋訓》：「綽綽爰爰，緩也。」郭璞注：「皆寬緩也。」（四部叢刊影印鐵琴銅劍樓藏宋本頁十一下）
 - ii. 《詩·衛風·淇奥》：「寬兮綽兮。」《毛傳》：「綽，緩也。」（武英殿本頁四下）
 - iii. 《藝文類聚》卷三十八〈禮部上〉：「《尸子》曰：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頁四上）
 - iv. 《太平御覽》卷七三五〈方術部十六〉：「《尸子》曰：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為樂。將欲祭也，狗入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似悲也。」（頁三下）
 - v. 本條與下方「宋桓侯出行」（3.11）佚文同屬一類。〈逍遙遊篇〉：「名者，

實之賓。」(頁六下)〈知北遊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此指一也。」(頁二十九下)又〈天下篇〉:「犬可以為羊。」(頁二十三上)《釋文》引司馬彪注:「名以名物,而非物也。犬羊之名,非犬羊也。非羊可以名為羊,則犬可以名羊。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謂鼠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頁三十一上,總頁1587)大抵是莊子想表達的思想。

11. 《史記》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子辟公辟兵立。」(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為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為狂也。」(頁1632)
 - i. 《御覽》卷七三九〈疾病部二〉:「莊子曰: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避,至於家,家人止之,以為狂也。」夾注:「呼避,使人避道也。家人謂狂,止而不聽。此乃言聞其所未聞則以為狂也。」(頁九上,四庫本頁十四下止而作正而)
 - ii. 王叔岷謂《史記索隱》「後為狂」當作「以為狂」。本條與上文「宋淖」寓言(3.10)同屬一類。
12. 《文選》卷六〈左太冲魏都賦〉「備法駕,理秋御」,李善注:「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頁285)
 - i. 《文選》卷四十六〈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懷御奔於秋駕」,李善注:「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頁2058,六臣本頁3030,北宋本頁7.2)
 - ii. 《文選集注》卷九一〈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懷御奔於秋駕」:「李善曰: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其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二·七九五)
 - iii.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不苟論〉:「尹需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頁九下)
 - iv. 《淮南子》卷十二〈道應篇〉:「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于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

- 以觀其複也。」(頁十七上)
- v. 《白帖》卷九〈執馭二十八〉：「尹儒夢秋駕，《莊子》。注云：秋駕，法駕也。見〈七命注〉中。」(頁十六下)
- vi. 《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飛龍秋，游上天。」(唐)顏師古注：「《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揚雄賦曰：秋秋蹢躅，入西園其義亦同。」(頁十五下)
- vii. 《文選》卷八〈上林賦〉「襲朝服，乘法駕」，注：「司馬彪曰：襲，服也。法駕，六馬也。」(頁377)
- viii. 此條似與「占夢書」有關，然故事完整，故歸入本類。
13. 《文選》卷十〈西征賦〉：「弘大體以高貴。」(唐)李善注：「《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清)胡克家《文選考異》云：「陳云：『曰當作目。』是也。」(頁468)
- i. 《春秋左氏傳》卷十二〈僖公九年〉：「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武英殿本頁二十六下)
- ii. 江世榮以為「襄公」即宋襄公，故「曰夷」為「目夷」之誤。王叔岷謂「曰」下脫「目」字(頁301)。
14. 《文選》卷三十五〈張景陽七命〉「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注：「《莊子》曰：庚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鬥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鬥者止。」(頁1614)
- i. 《御覽》卷五〇九〈逸民部九〉：「嵇康《高士傳》曰：〔……〕又曰：康市子者，聖人之無欲者也。見人爭財而訟，推千金之璧於其旁，而訟者息。」(頁三下，四庫本頁五下)
15. 《文選》卷五十七〈潘安仁馬汧督誄〉「以少禦眾」，注：「莊子曰：晉之善戰者牛丑，以寡擊眾。」(頁2456)
- i. 《文選集注》卷一一三〈潘安仁馬汧督誄〉「以少禦眾」，「李善曰：莊子曰：晉之善戰者牛刀，以寡擊□。」(三·七〇九)
16. 《御覽》卷四五七〈人事部九十八〉：「《莊子》曰：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踐土之盟，不戮一人，虎狼殺人，固將救之。簡子還車輟田曰：吾田也得士。」(頁三下，四庫本頁五下)
- 卷八三二〈資產部十二〉：「《莊子》曰：趙簡子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環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

- 吾田也得士。」(頁一上，四庫本頁一下闕文極多)
- i. 《金樓子》卷六〈雜記篇〉：「趙簡子出畋，命鄭龍射野人，使無驚吾鳥。龍曰：吾先君晉文公伐衛不僂一人，今君一畋而欲殺良民，是虎狼也。簡子曰：人畋得獸，我畋得士。故緣木愈高者愈懼，人爵愈貴者愈危，可不慎乎？」(頁十四下)
 - ii. 王叔岷謂此與前第一〇六條所引「梁君出獵」事相類，當是一篇之文。
17. 《御覽》卷四六四〈人事部一百五〉：「《莊子》曰：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蹠，其鼻空大，其服博戲，其睫流撓，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頁三下)
- i. 《一切經音義》卷七十四〈佛本行讚傳卷一〉：「眼眇，下紫葉反。《莊子》曰：眇，目旁毛也。傳文作睫，俗字，亦通。」(頁1808)
卷九十四〈續高僧傳卷二十五〉：「眇眼，上僭葉反，字書正作睫。《莊子》云：眇，目毛也。」疑是此條「睫」字彪注。
18. 《御覽》卷四六六〈人事部一百七〉：「《莊子》曰：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焉。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凰，而徒遭鸛雀耳。坐者俱笑。」(頁五上)
19. 《御覽》卷四八八〈人事部一百二十九〉：「《莊子》曰：宋桓侯築蘇宮，使蔡謳(為土唱也)。觀者數百倍，去之，無有悲色。君乃賞蔡。」(頁三下，四庫本頁九上土唱作土唱)
- i. 《韓非子》卷十一〈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頁三上)
20. 《御覽》卷六九一〈服章部八〉：「《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韍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注：「當隱藏也。」(頁六下，四庫本頁十下)
- i. 《白氏六帖》卷四〈芾韞四〉：「莊疑祝曰，天下有道，我韍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注：言隱藏也。」(頁七十六上)
 - ii. 《御覽》卷四百三〈人事部四十四〉：「《子思子》曰：〔……〕又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韍子珮；天下無道，我負子戴。」(頁二下)
 - iii. 《困學紀聞》卷十輯出此條，翁元圻謂《御覽》誤入《子思子》下，蓋指卷四百三而言。馬敘倫以「當隱藏也」為司馬注(頁十五下)。
21. 《御覽》卷七六一〈器物部六〉：「莊子曰：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酒尊也)，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頁六上，四庫本頁九上人有與作有與)

22. 《御覽》卷七六七〈雜物部二〉：「《莊子》曰：師曠為晉平公作清角。一奏，有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雨大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平公懼，伏于室內。」（頁三上）
- i. 《韓非子》卷三〈十過第十〉：「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癘病。」（頁三上）
- ii. 《淮南子》卷六〈覽冥篇〉：「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癘病，晉國赤墜。」（頁一上）
- iii. 《史記》卷二十四〈樂書第二〉：「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頁1236）
- iv. 《論衡》卷五〈感虛篇〉：「《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癘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頁十二下）
- v. 《論衡》卷二十二〈紀妖篇〉：「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癘病。」（頁二上）
- vi.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春秋》：〔……〕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

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蜃蛇伏地，大合鬼神於太山之上，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滂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頁五下）

23. 《御覽》卷八四九〈飲食部七〉：「《莊子》曰〔……〕又曰：孔子病，子路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頁一下）

- i. 《論語集解·述而第七》：「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注：「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之久矣。」（古逸本覆正平本，頁十下）

四、志怪

1. 《玉燭寶典》卷一〈正月孟春第一〉：「歲始朝賀之事，諸書論之詳矣。此外雜事猶多。《荊楚記》云：先於庭前曝（音豹）竹，帖畫雞或斲鏤五采及土雞於戶上。《莊子》云：斲雞於戶，懸韋炭於其上，捶桃其旁，連灰其下，而鬼畏之。」（頁二十五下）
 - i. 《荊楚歲時記》：「帖畫雞，或斲鏤五采及土雞於戶上，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注：「按莊周云：有掛雞於戶，懸葦索於其上，插桃符於旁，百鬼畏之。」（四庫本頁三下）
 - ii. 《藝文類聚》卷八十六〈果部上〉：「莊子：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頁三上）
 - iii. 《御覽》卷二十九〈時序部十四〉：「荊楚歲時記曰〔……〕又曰〔……〕莊周云：有挂雞於戶，懸葦炭於其上，樹桃其旁，而鬼畏之。」（頁七上）
 - iv. 《論衡》卷二十二〈訂鬼篇〉：「《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兇魅。」（頁十五下）
 - v. 王叔岷謂此與《藝文類聚》卷八十二所引（甲4.4）當屬一節之文。又謂《玉燭寶典》「斲雞」當從《御覽》作「掛雞」。「捶桃」疑是「插桃」之誤（莊子校釋續補遺）。
2. 《藝文類聚》卷十九〈人部三〉：「《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頁六上）
 - i. 《白帖》卷十八〈嘯三十〉：「數齒，《莊子》：童子夜嘯，鬼數若齒。」（頁一百二下）
 - ii. 《御覽》卷三九二〈人事部三十三〉：「《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頁四上）
 - iii. 江世榮引此「嘯」作「哨」，云：「童子夜哨，擾人睡眠，使人不安，故以鬼為恐嚇。《淮南子·汜論》中有『相戲以刃者，太祖輒其肘；枕戶隣而卧者，鬼神蹠其首』的文字，以為是『托鬼神以伸誡之』，『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這一節所說正是這個意思。」（文史第13輯頁291）
3. 《藝文類聚》卷八十六〈果部上〉：「《莊子》：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頁二下）
 - i. 《白帖》卷三十〈桃六〉：「鬼畏，《莊子》：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頁七十五上）
 - ii. 《淮南子》卷十四〈詮言篇〉：「羿死於桃棗。」高誘注：「棗，大杖。」

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猶是已來，鬼畏桃也。」（頁一下）

iii. 王叔岷謂此與《玉燭寶典》卷一所引佚文（甲4.2）當屬同一節。

4. 《文選》卷二十二〈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元天高北列」，注：「莊子曰：閼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也。」（頁1052，六臣本頁1388）按：李善注云：「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

- i. 《白帖》卷二〈山〉：「見列星，《莊子》：元天山高，四見列星。」（頁二十九下，又見白孔六帖卷五頁三上）
- ii. 《呂氏春秋》卷十三〈有始覽第一〉：「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注：「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也。婺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衛分野。」（頁一下）
- iii. 《淮南子》卷三〈天文篇〉：「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頁二下）
- iv. （宋）羅泌《路史》卷十九〈後紀十〉：「高辛生太子唐及月十二，八元：實、沉、閼伯、晏龍、叔戲、巫人、續牙、馱越也。八元為虞布五教。實、沉、閼伯居曠林，干戈日尋。后帝不臧，遷閼于宋，是為商；沉于大夏，是為參。後有實氏、參氏、閼氏、遏氏、堪氏、奮氏、龐氏、擣氏、商丘氏。」（頁二十一下）
- v. 《莊子》卷三〈大宗師第六〉：「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頁九下）
- vi. 江世榮〈莊子佚文舉例〉引此「元」作「玄」，未知何據。又云「隸」為「棣」字之訛，假借為「弟」，「之弟」、「之孫」、「之子」三者語法一致。又謂此是〈閼奕篇〉首章（頁284）。按：「閼奕之隸」、「殷翼之孫」與〈大宗師篇〉「副墨之子」、「洛誦之孫」構詞風格相近。《釋文》云：「副墨，〔……〕崔云：此已下皆古人姓名，或寓之耳，無其人。」

5. 《文選》卷四十四〈司馬長卿難蜀父老〉「膚不生毛」，注：「《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頁1994，六臣本頁2927兩袒作有兩袒）

- i. 《文選集注》卷八八〈司馬長卿難蜀父老〉「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李善曰：《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列凍，手足胼胝，何足以至是？胼，步千反。《鈔》曰：胈、膚，腠皮也。《尸子》以為禹之身手不生毛，胈不生膚是也。」（二·六九八至六九九）

- ii. 《御覽》卷六十三〈地部二十八〉：「莊子曰：兩神女於白水之上，禹過之而逢，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股，脛不生毛，手足胼胝，何以足以至？司馬彪注：言憂天下太甚。」(頁四上，四庫本頁六下注文句末有也字)
- iii. 《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二〉：「《尸子》曰：堯舜黑，禹脛不生毛，文王至日昃，不暇飲食，故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矣。」(頁八下)
- iv. 《世說新語》上〈言語第二〉：「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注：「《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說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頁四十上)
- v. 《莊子》卷十〈天下第三十三〉：「禹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无胫，脛无毛。」(頁十七下)
6. (唐)《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五〈金剛三昧經上卷〉：「海鼈，下吾高反。東海中大鼈也。其形甚大，背如山嶽，故莊生寓言云『龍伯國人釣鼈』是也。」(頁 604c)
- iv. 《列子》卷五〈湯問第五〉：「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四部叢刊影印鐵琴銅劍樓藏北宋本頁二下)
7. 《一切經音義》卷八十六〈辯正論卷六〉：「鵩，[……]下音冥，《莊子》云：鵩螟巢於蚊睫。蓋虫之小稱也。」(頁 862a)
- i. 《晏子春秋·外篇，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乳再飛，而蟲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頁十七上)
- ii. 《列子》卷五〈湯問第五〉：「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眚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魴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頁三上)
8. 《一切經音義》卷九十三〈續高僧傳卷十三〉：「夸父，跨瓜反，《莊子》云：與日角走，渴死於北地。」(頁 893a)
- i. 《山海經·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

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續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池陽郡齋刻本，頁二上）

- ii. 〈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隅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頁三十三下）
- iii. 《列子》卷五〈湯問第五〉：「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頁四上）
- iv. 王叔岷云：「此郭象後語所謂『或似山海經』之類與？」

9. 《藝文類聚》卷九十〈鳥部上〉：「《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

問曰：為誰。對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頁三上）

- i. 《文選》卷五〈左太沖吳都賦〉「瓊枝抗莖而敷榮」，注：「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名瓊枝，高百二十仞。」（頁208）
卷十三〈謝惠連雪賦〉「林挺瓊樹」，注：「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頁594）
卷十八〈嵇叔夜琴賦〉「援瓊枝」，注：「莊子曰：南方生樹名瓊枝。」（頁839）
卷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朝食琅玕實」，注：「《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頁1457）
- ii. 《御覽》卷四十〈地部五〉：「《莊子》曰：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正。」（頁八上）
卷九一五〈羽族部二〉：「《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頁五下）
- iii. 《山海經·南山經》：「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郭璞注：「漢時鳳鳥數出，高五六尺，五采。」莊周說鳳，文字與此有異。」（頁十一上）

- iv. 《山海經·海內西經》：「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注：「服常木，未詳。郎玕，子似珠，《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琅玕焉。莊周曰：有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謂此人也。」
(頁十一上)
- v. 《玉篇》卷一〈玉部〉：「瓊，〔……〕莊子曰：積石為樹，名曰瓊枝，其高一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琅玕為之寶。」(四庫本頁六上)
- vi. 《一切經音義》卷七十七〈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序卷十一〉：「遞更，上提禮反〔……〕《莊子》云：遞卧遞起也。」(頁811b)
- vii. 《白帖》卷二十九〈鳳第二〉：「南方之鳥，所居積石千里，河出下，鳳居上。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天為生救之離珠，一人三頭，遞卧失起，以司琅玕。《莊子》。」(頁四十四下)
- viii. 江世榮謂戰前長沙曾出土戰國繒畫，上有「三頭人」，今藏耶魯大學藝術博物館。
10. 《御覽》卷七九四〈四夷部十五〉：「《莊子》曰：羗人死，燔而揚其灰。」(頁四上)
- i. 《墨子·節葬下》：「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道藏本卷六第十一上)
- ii. 《呂氏春秋·義賞篇》：「氏羗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頁八下)
- iii. 《荀子》卷十九〈大略篇第二十七〉：「氏羗之虜也，不憂其系縲也，而憂其不焚也。」(頁十三下)
11. 《御覽》卷八一三〈珍寶部十二〉：「《莊子》曰：金鐵蒙以大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頁七下)

五、物化

1. 《玉燭寶典》卷三〈三月季春第三〉：「《莊子》曰：槐之生也，入季五日而莧目，十日而鼠耳。」（頁十下）
 - i. 《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木部上〉：「《莊子》曰：槐之生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頁八上）
 - ii. 《初學記》卷二十八〈果木部〉：「莊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頁二十五上）
 - iii. 《御覽》卷九五四〈木部三〉：「《淮南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葉成。」夾注：「規，葉始開也。」（頁八上，四庫本頁十一下）按：今本《淮南子》無此句。
 - iv. 《御覽》引本條出處作「淮南子」，故王叔岷疑此乃郭象後語所謂「或出淮南」之《莊子》佚文。唯今本《淮南子》不見此句，王應麟《困學紀聞》輯此條未附出處，但有「更旬而始規」等十字，蓋自《御覽》輯出，疑其所見本「淮南子曰」作「莊子曰」。翁元圻《困學紀聞注》以為今本《御覽》有誤。
2. 《藝文類聚》卷八十七〈果部下〉：「《莊子》曰：朽瓜化為魚，物之變。」（頁十三上）
 - i. 《初學記》卷二十八〈果木部〉：「《莊子》曰：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也。」（頁十九上）卷三十〈鱗介部〉：「《莊子》曰：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也。」（頁二十四上）
 - ii. 《御覽》卷九三五〈鱗介部七〉：「《莊子》曰：〔……〕又曰：朽（瓜）〔瓜〕化為魚，物之變也。」（頁四下，四庫本頁七下瓜作瓜，今據改）卷九七八〈菜茹部三〉：「《莊子》曰：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也。」（頁五上）
 - iii. （金）王朋壽《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十五：「莊子：《莊子》曰：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也。」（劉承幹嘉業堂叢書本頁五下）
 - iv. 《列子·天瑞篇》：「種有幾：〔……〕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
3. 《藝文類聚》卷九十一〈鳥部中〉：「《莊子》曰：鷦為鷦，鷦為布穀，布穀復為鷦，此物變也。」（頁十二上）
 - i. 《儀禮注疏》卷二十六上〈公食大夫禮第九〉：「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鷦、鷦。」（唐）賈公彥《疏》：「《莊子》曰：田鼠化為鷦。《淮南子》云：蝦蟇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為鷦。然則鷦、鷦一物也。」（南昌府學本，頁二上）
 - ii. 《御覽》卷八八七〈妖異部三〉：「《莊子》曰：〔……〕又曰：馬血之為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鷦之為鷦，鷦之為布穀，布穀之復為鷦也，鷦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鷦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獺之為獺（鷦狀羊）也。」

- 魚卵之為蟲也，此皆物之變者。」(頁七下，四庫本頁八上脫此)
- iii. 《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十一〉：「《莊子》曰：田鼠化為鶡。」(頁七上) 卷九二六〈羽族部十三〉：「《莊子》曰：鶡為鶡，鶡為布穀，布穀復為鶡，此物變也。」(頁八上)
- iv. (宋)陳彭年《廣韻》上平聲〈十八諄〉：「鶡：鶡鶡也，莊子曰田鼠化為鶡。《淮南子》云：蝦蟆化為鶡。」(頁五十上)
- v. 《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季春之月〔……〕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頁一上)
- vi. 《禮記·月令篇》：「季春之月〔……〕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四部叢刊影印宋纂圖互註本，頁六上)
- vii. 《列子》卷一〈天瑞篇〉：「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鶡之為鶡，鶡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鶡也。鶡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鶡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羴之為獫也(羴，牡羊也)，魚卵之為蟲。」(頁三上)
- viii. 《淮南子》卷五〈時則篇〉：「季春之月〔……〕桐始華，田鼠化為鴽(桐梧，桐也。是月生華。田鼠，鼯鼠也，鴽，鶡也。青、徐謂之鶡，幽冀謂之鶡)，虹始見，萍始生。」(頁三上)
- ix. 《博物志》卷二：「鬪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為鱗，鱗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見。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頁二上)
- x. 《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十一〉：「《淮南萬畢術》曰：蝦蟆得瓜，平時為鶡(注云：取瓜去辨，置生蝦蟆其中，殺鶡以血塗瓜，堅塞之，埋東垣北角，深三尺，其平日發出之矣，為鶡矣)。」(頁七上，四庫本頁十六下引注文作：取瓜去穰，置生蝦蟆填中。祭鶡，以血塗瓜。堅塞之，埋東垣北角，深三尺。其平日發出之，化為鶡)
- xi. 據《御覽》，可知《類義》與《儀禮疏》所引本屬同一節。王叔岷謂《御覽》「老韭之為莧」當作「老韭之為莧」，又據《列子》異文以為《藝文類聚》卷八十七所引佚文「朽瓜化為魚」云云與本條同屬一節。馬敘倫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唐寫本《切韻》殘卷〈十八諄〉「鶡」字下有「田鼠化為鶡」一句，〈二十五笑〉「鶡」字下有「鶡為鶡，鶡為布穀，此物變也」一句(義證附錄頁六下)，然遍檢王一、王二、王三、《敦煌掇瑣》、《唐五代韻書集存》、《瀛涯敦煌韻輯新編》等書所錄《切韻》及《唐韻》殘卷皆不見該文(王二唐蘭寫本頁三十五上無；蔣本唐韻第十三葉上無)，未知馬氏所據。
4. 《御覽》卷九五〇〈蟲豸部七〉：「《莊子》曰：童子埋蜻蛉頭而化為珠。」(頁

一上，四庫本頁一下)

- i. 《方言》第十一：「蜻蛉謂之蜎蛉。」郭璞注：「六足四翼虫也，音靈，江東名為狐黎。淮南人呼蜎^𧈧，蜎音康，^𧈧音伊。」(四部叢刊影印雙鑑樓藏宋刊本頁二下)
- ii. 《御覽》卷八八八〈妖異部四〉：「《博物志》曰〔……〕又曰：埋蜻蜓頭於西向戶下，則化成青珠也。」(頁二上，四庫本頁三上青珠作青蛛)
- iii. 《太平廣記》卷四七三〈昆蟲一〉：「司馬彪《莊子注》言：童子埋青蜓之頭，不食而舞，曰此將為珠，人笑之。《博物志》云：埋青蜓頭於西向戶下，則化成青色之珠(出感應經)。」(四庫本頁十一上)
- iv. 《博物志》卷四〈物理〉：「五月五日，埋蜻蜓頭於西向戶下，埋至三日不蝕，則化成青真珠。又云：埋於正中門。」(四庫本頁七下，士禮居本在卷二頁一下，不蝕作不食)

六、雋語

1. (漢)《史記》卷一二七〈日者列傳〉：「司馬季主曰：〔……〕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頁3219)
 - i. 〈日者列傳〉乃西漢褚少孫所補，然其所述司馬季主之語亦當有據。故王叔岷謂此乃明引《莊子》而不見於今本者最早之例。
2. 《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法誠篇〉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李賢注：「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頁1658)
 - i. 《後漢書》卷六十上〈馬融傳〉：「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注：「《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頁1953)
 - ii. (晉)陳壽《三國志》卷四十〈蜀書·彭蒙傳〉：「蒙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頁996)
 - iii. (梁)沈約《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臣雖凡下，朝廷許其牒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頁1826)
 - iv. 《世說新語·文學第四》：「鄭玄在馬融門下。」注：「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頁五十八下，嘉趣堂本頁八下)
 - v. (唐)李延壽《南史》卷二十一〈王融傳〉：「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頁577)
 - vi. 《淮南子》卷七〈精神篇〉：「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天下至大，非手所據，故不言手也，使得抓天下之圖藉，行其權勢而刎喉殺身，雖愚者不肯為也。故曰：生貴於天下矣)。」(頁九下)劉文典云：「所謂據者，指天下之圖言之，非謂據天下也。高所見本攷手字，遂曲為之說耳。」(淮南子集釋頁542)
 - vii. 《御覽》卷四七四〈人事部一百一十五〉：「《韓詩外傳》曰〔……〕又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曰：獨不見未入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豢，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

內，此豈不貴乎？（及）〔乃〕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為孤犢，從雞鼠游，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國，右手刎其吭，愚者不為也。」（頁八下，四庫本頁十四上及其作乃其，今據改。其吭作其頸）

3. 《呂氏春秋·節喪篇》：「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東漢）高誘注：「莊子曰：生，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頁220）
 - i. 《淮南子·精神篇》：「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注：「人壽蓋不過百年，故曰生，寄也。死滅沒化不見，故曰歸也。滑，亂也。和，適也。」（頁七下）
 - ii. 《說文解字》第九：「鬼，人所歸為鬼。」
 - iii. 《爾雅》卷上〈釋訓第三〉：「鬼之為言，歸也。」（東晉）郭璞注：「《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四部叢刊影印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頁十三上）
4. 《淮南子》卷三〈俶真篇〉：「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高注：「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故曰休我以死。」（四部叢刊本頁二上）
 - i. 《列子》卷一〈天瑞篇〉：「生無所息。」張湛注：「莊子曰：生為徭役。」同篇：「鬲如也，則知所息矣。」注：「莊子曰：死為休息也。」（頁五上，列子集釋頁26）
 - ii. （唐）姚思廉《梁書》卷五十一〈劉歊傳〉：「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為徭役，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頁748）
 - iii. 《文選》卷十四〈班孟堅幽通賦〉「齊死生與禍福」，李注：「莊周曰：生為徭役，死為休息。」（頁643）
 - iv. 《淮南子》卷七〈精神篇〉：「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頁三下）
 - v. 《抱朴子》卷八〈釋滯〉：「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為徭役，以殂歿為休息。」（頁五下）
 - vi. 《莊子》卷三〈大宗師第六〉：「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頁五下）
 - vii. 《藝文類聚》卷十七〈人部一〉：「後漢張衡〈髑髏賦〉曰：〔……〕髑髏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之冰凝，何如春冰之消。」（頁八下）
 - viii. 馬敘倫謂張衡〈髑髏賦〉「死為休息，生為役勞」蓋本此文。（義證附錄頁三下）
5. （晉）崔豹《古今註》卷中〈魚蟲第五〉：「蜣螂一名轉丸，一名弄丸，能以

- 土包屎，轉而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所謂蛄蜣之智於轉丸者也。故一名蛄蜣。」（四部叢刊三編影宋本，頁九上）《古今逸史》本：「蛄蜣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蛄蜣之智，在於轉丸。一曰蛄蜣，一曰轉丸，一曰弄丸。」（頁八上）
- i. （北宋）陸佃《埤雅》卷十〈釋蟲〉：「蛄蜣〔……〕《莊子》曰：蛄蜣之知，在於轉丸。夫以蜘蛛蛄蜣之知而猶能布網轉丸，則萬物付之自然，各有能矣。此列、莊之徒所以欲擺工倕之指也。」（四庫本頁十三上）
- ii. 《證類本草》卷五〈玉石部下品〉：「東壁土，主下部瘡、脫肛〔……〕武帝云：文成食馬肝死〔……〕又云：土消，大寒，無毒，主傷寒時氣〔……〕《莊子》云：蛄蜣轉丸是也。難在土中，掘地得之。」（四庫本頁二十九下）卷二十二〈蟲部下品〉：「蛄蜣，〔……〕陶隱居：『《莊子》云：蛄蜣之知，在於轉丸。其喜入人糞中，取屎丸而卻推之，俗名推。』」（頁五十六下）按：所引「武帝云」，出自《漢武內傳》，道藏本不見；陶隱居語出（南朝宋）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尚志鈞輯校本頁447）。
- iii. 《莊子》卷三〈胠篋第十〉：「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郭注：「夫以蜘蛛蛄蜣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頁十四下）王叔岷以為郭注所謂「蛄蜣轉丸」本於此。
6. （南梁）僧祐《弘明集》卷八〈僧順法師析法破論〉：「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四部叢刊影印明汪道昆本，頁十八下）
7.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下之上〈任誕第二十三〉：「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南梁）劉孝標注：「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柅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頁四十六下，嘉趣堂本頁四十六下）
- i. 《初學記》卷十四〈禮部下〉：「鈴唱紼謳，〔……〕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疎索也。斥，慢緩。苦，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也。」（頁三十二下）
- ii. 《御覽》卷五五二〈禮儀部三十一〉：「《莊子》曰：紼謳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云：紼引柅索也。斥，疎緩。若，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之也。」（頁七下，四庫本頁十下若作苦）
- iii.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予近讀《莊子》曰：紼謳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註云：紼讀曰拂，引柅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為人用力也。」
8. （南梁）顧野王《玉篇》卷五〈口部第五十六〉：「譁，徒感切。《莊子》：大

甘而嘽。」(四庫本頁四上)

- i. 《廣韻》上聲〈四十八感〉：「嘽，《莊子》曰：大甘而嘽。《說文》曰：含深也。」(頁四十九下)

9.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唐)司馬貞《史記索隱》：「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頁2539)

- i. 《北堂書鈔》卷八十三〈禮儀部四〉：「人而不學謂之視肉，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拂命，謂之揖囊。」(頁三下)
- ii. (唐)《法苑珠林》卷五十四〈感應緣〉：「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撮囊。」(頁695)
- iii. 《御覽》卷六百七〈學部一〉：「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夾注：「撮，繫者也。」(頁三上，四庫本頁四下繫者作擊者)又卷七百四〈服用部〉：「莊子曰：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夾注：「輒，繫。」(頁三上，四庫本頁五上無夾注)
- iv. (唐)神清《北山參玄語錄》卷九〈異學第十五〉，(宋)德珪《注解隨函》：「異學，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內，學之不行謂之撮囊。」(頁705)
- v. 《山海經·海外南經》：「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爰有熊、羆、文虎、雌、豹、離朱、視肉。」郭璞注：「視肉，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也。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頁三十九上)
- vi. 王叔岷以為《北堂書鈔》「拂命」當據異文改作「弗行」，「揖囊」當作「撮囊」。按《隋書·經籍志》謂「梁有蘇子七卷，晉北中郎參軍蘇彥撰」，《史記索隱》所謂「蘇子」蓋指此書。

10. 《後漢書》卷八十〈文苑傳下〉：「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注：「《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頁2646)又卷五十七〈杜欒劉李劉謝列傳〉：「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絙纖枯之末。」注：「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頁1847)

- i. 《御覽》卷九四七〈蟲豸部四〉：「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置一足焉。」夾注：「喻聖主之法明，奸至不敢蹈之。」(頁五上，四庫本闕如)
- ii. 《淮南子·詮言篇》：「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昆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汙也。」高誘注：「函牛，受一牛之鼎也。」

11. 《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巧藝部〉：「《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頁一上)

- i. 《莊子》卷一〈逍遙遊第一〉：「適莽蒼者三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頁三上）
12. 《藝文類聚》卷八十二〈草部下〉：「《莊子》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頁九下）
- i. 《御覽》卷七三五〈方術部十六〉：「《莊子》曰：〔……〕又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頁三上）
- 卷九九六〈百卉部三〉：「《莊子》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頁五下）
- ii. 《困學紀聞》卷十輯出此條，（清）萬希槐《困學紀聞》云：「《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賦〉，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琳語本此。」
13. 《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木部上〉：「莊子曰：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曰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頁十三下）
- 卷九十二〈鳥部下〉：「莊子曰：鵲上高城危，而巢於高枝之巔。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頁二下）
- i. 《文選》卷二十四〈陸士衡贈馮文舉〉「苟無凌風翮」，注：「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巔，巢折，凌風而起。」（頁1150）
- ii. 《文選》卷二十九〈古詩一十九首〉：「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注：「莊子曰：鵲凌風而起。」（頁1349）
- iii. 《文選》卷三十〈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鵲起登吳山」，李善注：「莊子曰：鵲上城之堦，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時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司馬彪曰：堦，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頁1411，六臣本頁1974，北宋本頁3.12）
- iv. 《文選》卷三十〈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鵲起登吳山」，李周翰注：「莊子曰：君子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六臣本頁1974）
- v. 《文選》卷五十五〈陸士衡演連珠〉：「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注：「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頁2387）
- vi. 《御覽》卷九二一〈羽族部八〉：「莊子曰：〔……〕又曰：鵲上高城之絕，而巢於高樹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也。」（頁三上，四庫本頁四下凌風作陵風，義行作蟻行）
- 卷九二八〈羽族部十五〉：「莊子曰：〔……〕又曰：鵲上高城之墉，而巢於高枝之顛。城壞，陵風而起。」（頁七下，四庫本頁十二下）
- 卷九五六〈木部五〉：「莊子曰：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頁二

上，四庫本頁三上)

- vii. 《困學紀聞》卷十輯出此條，萬希槐《集證》引《顏氏家訓·勉學篇》：
「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往共填河。此耳學之過也。」
14. 《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木部上〉：「莊子曰：空門來風，桐乳致巢。」司馬彪注曰：門戶空，風乘而生。其葉自箕，曰發之也。桐子似乳，著鳥之巢。」
(頁十五上) 四庫本：「莊子曰：空門來風，桐乳致巢。」注曰：門戶空，風喜投之。桐子似乳，著葉而生，鳥喜投之也。」(頁四十一下)
- i. 《文選》卷十三〈宋玉風賦〉「空穴來風」，李善注：「莊子曰：騰猿得枳棘枳句之間，振動悼慄。又曰：空閭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頁 582)
卷二十三〈潘安仁悼亡詩〉「室虛來悲風」，李善注：「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頁 1091)
- ii. 《御覽》卷九五六〈木部五〉：「莊子曰：[……] 又曰：空門來風，桐乳致巢。」司馬彪注曰：門戶空，風喜投之。桐子似乳，著葉而生，鳥喜巢之。」(頁三下，四庫本頁六上)
- iii. 《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一〈風〉：「穴，莊子：空穴來風。」(頁十二上)
- iv. 王叔岷謂「閭」、「穴」古字通用，「門」乃「閭」之壞字。
15. 《文選》卷二十九〈張景陽雜詩十首〉「道積自成基」，注：「《莊子》曰：無為無治，謂之道基。」(頁 1379)
- i. (清) 胡克家《文選考異》：「無為無治，袁本下『無』字作『而』，是也。茶陵本亦誤『無』。」按：明州本、贛州本引本條出處作《列子》，然今本《列子》亦無此文。
16. 《文選》卷三十九〈枚叔上書諫吳王〉「手可擢而抓」，注：「《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蘗，足易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頁 1781)
- i. 《漢書·枚乘傳》：「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頁 2360)
- ii. 王叔岷以為當從《困學紀聞》卷十引此句「橡」作「豫」。
17. 《文選》卷五十三〈李蕭遠運命論〉「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注：「《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頁 2306)
- i. 《白帖》卷三〈車第三十〉：「致千里，《莊子》曰：軸不運而致千里。」(頁六十七下)
- ii. 《淮南子》卷十一〈齊俗篇〉：「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

- 一曲而辟，然忽不得，複迷惑也。」(頁十一下)
- iii. 《淮南子》卷二十〈泰族篇〉：「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疾。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頁十七上)
- iv. 《文子》卷五〈道德〉：「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注：「達道之士，身由轂也。神由軸也。身混世而嘗適，心居中而常寂。不地方外，不勞諸己。故能轉於無窮之路，游于絕冥之實。」(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宋槧本頁九上)
- v. 《莊子》卷一〈齊物論第二〉：「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郭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頁十八上)
18. 《文選集注》卷六十二〈江文通雜體詩〉「瑩情無餘滓」：「《鈔》曰：瑩，磨飾也。《莊子》云：人之去穢累，若鏡之見磨飾。釋，散也。又云：棄也。塵，俗事。言出俗事。」(一·七七四)
- i. 《莊子》卷三〈應帝王第七〉：「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注：「來即應，去即止。」(頁二十三下)
- 卷四〈天道第十三〉：「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頁十五下)
19. 《一切經音義》卷六十六〈集異門足論卷九〉：「蠓蚋，上蒙孔反，《莊子》云：猿之於木，若蠓蚋於蛇也。」(頁 746a)
- 卷六十九〈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百二十〉：「蠓蚋，上眠結反，下蒙董反。《莊子》云：猿之於木，若蠓蚋於地也。」(頁 757b)
- i. 《莊子》卷一〈齊物論第二〉：「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鰐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頁二十五上)
20. (唐)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三之一：「莊子云：人長七尺，不以為大。螻蟻七寸，而得大名。」(頁 217b)
- i. 《莊子》卷一〈逍遙遊第一〉：「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頁三下)〈齊物論第二〉：「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頁十二上)

21. 《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十之二：「《莊子》內篇，自然爲本。如云：雨爲雲乎。雲爲雨乎，孰降施是，皆其自然。又言有無者，內篇明無，外篇明有。又內篇中玄極之義皆明有無，如云：夫無形故無不形，無物故無不物。不物者能物物，不形者能形形。故形形物物者，非形非物也。夫非形非物者，求之於形物，不亦惑乎！」以是而言，雖有（變）〔雙〕非之言，亦似四句，而多在不形而形等。即有無也。」（頁440c，雙非原作變非，據趙城金藏本頁七上改）
- i. 《列子》卷一〈天瑞篇〉：「有生不生（今塊然之形也），有化不化（今存三變改也）。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故常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暫無也）。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頁一上）又云：「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頁一下）
- ii. 武內義雄〈莊子考〉謂「雨爲雲乎」十二字在今本外篇，而湛然說在內篇；又第二條「夫無形故無不形」等語不見於今本，故知湛然所據非郭象本。
22. 《北山錄》卷六〈譏異說第十〉：「而屋愚之子不知道林之墳不高。」（北宋）慧寶注：「《莊子》：唯在屋不出而愚也。」（大正藏本頁614b）
- i. （唐）懷素《四分律開宗記》卷二：「自有屋愚下輩，志性倡狂，不識聖制根由。」（大正藏本頁375a）
23. 《北山錄》卷五〈釋賓問第八〉：「修者君此世之化，短者先後世之化，與不化奚異焉？」注：「莊生云：生者，死之悲；死者，生之悲也。」（頁311）
- i. 《莊子》卷一〈齊物論第二〉：「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頁二十八上）
24. 《御覽》卷三六四〈人事部五〉：「《莊子》曰：〔……〕又曰：亡羊而得（牢）〔牛〕，斷指而得頭。」（頁二下。四庫本頁下得牢作得牛，今據改）
- ii. 《淮南子》卷十六〈說山篇〉：「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頁五下，失字據莊逵吉本補）
- iii. 《墨子》卷十一〈大取第四十四〉：「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孫詒讓《閒詁》謂《淮南子·說山訓》本此（頁二上）。
25. 《御覽》卷七六三〈器物部八〉：「莊子曰：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頁五上，四庫八頁八上）
26. 《御覽》卷八四九〈飲食部七〉：「《莊子》曰〔……〕又曰：廉者不食不義

之食，不噉不義之水。」(頁一下)

27. (北宋)陸佃《埤雅》卷十四〈釋木〉：「《莊子》曰：韋以裛椒，雖踰絺綌，然久則臭椒。故天下之理有初雖若佳，後更為害，不可不察也。」(四庫本頁九上)

七、殘言

1. (北宋)李昉《太平御覽》卷六〇二〈文史十八〉：「《新論》曰：〔……〕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為妄作。」(頁三下，四庫本頁五下)
2.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灋水》：「〔……〕《爾雅》曰：鶯斯，卑居也。孫炎曰：卑居，楚鳥。犍為舍人以為壁居。《說文》謂之雅。雅，楚鳥。《莊子》曰：雅，賈矣。馬融亦曰：賈鳥也。又案《瑞應圖》，有三足鳥、赤鳥、白鳥之名，而無記于此鳥，故書其異耳。」
 - i. 所引「孫炎曰」乃其《爾雅》注，則「馬融曰」亦為其《莊子》注。
3. 《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引謝靈運〈山居賦〉：「若迺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謝氏自注：「老子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不善持生。」
4. 《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管仲曰：〔……〕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南朝宋)裴駟《史記集解》：「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頁1361)
 - i. 《漢書》卷二十五〈郊祀志〉：「管仲曰：〔……〕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顏師古注：「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頁1196)
5.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上之上〈言語第二〉：「澄以石虎為海鷗鳥。」(南梁)劉孝標注：「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頁三十三下，嘉趣堂本頁三十三下，箋疏頁126)
 - i. 《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引〈山居賦〉：「撫鷗鰕而悅豫。」謝氏自注：「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頁1764)
 - ii. 《文選》卷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李善注：「莊子曰〔……〕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頁1469)
 - iii. 《文選集注》卷六二〈江文通雜體詩〉「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李善曰〔……〕《莊子》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從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試取來，可欲玩之。曰：諾。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鈔》曰：物之與我，俱不在心，即是貴形棄外物後可與天地合德，萬物昏同，即合於道也。狎褻之，不相懼也。若三異之比也。鷗，海青鳥是也。有人在海上與鷗戲，歸，其父曰：盍

- 取來吾將觀之。明日鳥遂羣飛而不下。此有心於物，物亦有以與，故虛舟觸己，不以為傷。飄風擊人，不以為害。」(一·七五九)
- iv. 《呂氏春秋》卷十八〈精諭篇〉：「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頁六上)
- v. 《列子》卷二〈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注：「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頁六上)
6. (梁)蕭繹《金樓子》卷六〈自序篇十四〉：「既感心氣，累問通人心氣之名當為何起，多無以對。余以為《莊子》云『無疾而呼，其笑若驚』，此心氣也。」(頁二十上)
7. 《顏氏家訓》卷上〈勉學第八〉：「吾初讀《莊子》『蠃二首』，《韓非子》曰：『蟲有蠃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蠃蛹名蠃，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四部叢刊影印雙鑒樓藏明刊本頁十四下)
- ii. 《一切經音義》卷四六〈大智度論卷四十二〉：「虺虺，〔……〕莊子：虺二首。韓非曰：蟲有蠃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爾雅》曰：虺之殊狀，其名為虺，其尾似頭，其頭似尾，虎豹可踐，此難忘履。」(頁1313)
- iii. 按：《一切經音義》沿襲《家訓》之跡甚明。
8. 《顏氏家訓》卷下〈音辭篇十八〉：「邪者，未定之詞。〔……〕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頁三十下)
9. 原本《玉篇》卷九〈言部〉：「諱，疋尔反，《莊子》：仲尼諱汝一方。《廣雅》：諱，訾也。《莊子》或為訾字也。」(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唐鈔本，頁295)
10. 原本《玉篇》卷九〈叩部第一百四〉：「𪔐，魚各反〔……〕《爾雅》：徒擊鼓謂之𪔐𪔐。《莊子》：所以𪔐人。」(頁315)
11. 原本《玉篇》卷九〈甘部第一百四〉：「甘，古藍反〔……〕野王案：《莊子》『甘繩窮勁』是也。」(頁367)
12. 原本《玉篇》卷九〈旨部第一百五〉：「嘗，視楊反〔……〕《莊子》『嘗喝而

- 不犯』是也。」(頁370)
13. 原本《玉篇》卷二十七〈糸部第四百二十五〉:「絃,公財反。《淮南》:調目覆而无所絃。許叔重曰:絃,挂也。《埤蒼》:絃,中約也。野王案:《莊子》『國有侍絃而後見』是也。」(頁656)
14. 原本《玉篇》卷二十二〈阜部第三百五十四〉:「陷〔……〕野王案:陷,猶墮入也。《孟子》以陷於死之。《莊子》『陷大矛』是也。」(頁541)
15. 原本《玉篇》卷二十二〈阜部第三百五十四〉:「陘,胡庭反,〔……〕莊子:綏夫正陘。司馬彪曰:陘,限。」(頁546)
16. 《玉篇》卷四〈頁部第三十六〉:「顙,莫昆切。《莊子》云:問焉則顙然。顙,不曉也,亦作昏。」(頁三下)
17. 《漢書》卷八十七〈揚雄傳上〉:「逢蒙列眚,羿氏控弦。」注:「蕭該《音義》曰:眚,《字林》曰:眚,目崖也,音漬。該案:《淮南》曰:瞋目裂眚。靜計反。莊周曰:多言而不訾。司馬彪曰:訾,視也。」(武英殿本頁二十八上)
18. 《北堂書鈔》卷七〈帝王部七〉:「秉二地。」注:「《莊子》。」(頁三上)
19. 《書鈔》卷十五〈帝王部十五〉:「功不賞,賢不使。《莊子》。」(頁二下)
- i. 《莊子》卷五〈天地第十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頁十一下)
20. 《北堂書鈔》卷一三八〈舟部上〉:「大白,莊子曰:今以木為舟,則禰衛舟大白。注云:大白,舡名也。」(頁三十下)
- i.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七〈三具足經憂波提舍一卷〉:「船舶,司馬彪注《莊子》云:大舡,舡名也。」(頁1325)
- 卷六十一〈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第三十二卷〉:「破舡,司馬彪注《莊子》云:海中大舡曰舡。」(頁1588)
- 卷七十八〈經律異相卷十七〉:「滿舡,〔……〕司馬彪注莊子云:舡,大舡名也。」(頁1895)
- 卷八十九〈高僧傳卷二〉:「五舡,下音白。莊子云:以水為舟,則稱衛舟太白。司馬彪注云:太白,亦舡名也。」(頁2049)
- ii. 江世榮謂《書鈔》「禰」當據慧琳《音義》改作「稱」。又《書鈔》卷一三八續云:「蜀王本紀曰:秦為大白舡萬艘,欲以攻楚,楚使屈原偵知之。」亦可證「大白」為舡名。
21. 《藝文類聚》卷九十一〈鳥部中〉:「《莊子》曰〔……〕又曰:姬雞搏狸。」

(頁八上)

- i. 《淮南子·說林篇》：「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頁五上)
- ii. 《文子·上德篇》：「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
- iii. 江世榮謂此乃《莊子》對《老子》第六十七章「慈故能勇」之解說(文史第13輯頁289)。

22. 《初學記》卷二十四〈居處部〉：「晉宮閣名有靈芝園，蒲萄園，此皆因草木樹果以立名也。又有玄圃。」注：「見《莊子》、《山海經》有玄圃。」(頁三十六上)

- i. 郭璞《山海經序》：「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壁帛之好，獻錦組之屬。〔……〕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頁一下)
- ii. 《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注：「即玄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為銘迹於玄圃之上。』謂刊石紀功德，如秦皇漢武之為者也。」(頁二十二上)
- iii. 《楚辭·離騷》：「夕余至乎縣圃。」王逸《章句》：「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縣圃，維絕，乃通天〔……〕縣一作懸。」
- iv. 《御覽》卷七十九〈皇王部四〉：「《符子》曰〔……〕又曰：黃帝謂其友無為子曰：我勞天下矣，疲於形役，請息駕於玄圃，子其代之。」(頁七下)

23. 《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索隱》：「莊周『財』作『軒』。」(頁1910)

- i. 《孔子家語》卷三〈觀周第十一〉：「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本頁二上)
- ii. 王叔岷疑《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見老子章本於《莊子》而略易其辭。

24. 《史記》卷八十三〈魯仲連鄒陽列傳〉：「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索隱》：「申屠灰，按莊子：申屠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河。徐衍，亦見《莊子》。張晏曰：負石欲沈。」(頁2474)

- i. (漢)劉向《新序》卷三〈雜事三〉：「以申屠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翻宋本，頁九下)

25. 《文選》卷十三〈鵬鳥賦〉「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注：「《莊子》曰：不肖繫俗。窘，囚拘之貌，求殞切。」（頁 608）
- i. 馬敘倫讀為「不肖，繫俗窘囚拘之貌」，謂是〈人間世篇〉「不肖之心」之注（頁十二上）。按：〈鸚鵡賦〉正文作「繫俗」，善注引《莊子》亦當有「繫俗」二字，「不肖繫俗」宜其連讀。「窘」字及後為李善注。
26. 《文選》卷二十二〈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營營市井人」，注：「《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頁 1056，六臣本頁 1395）
- i. 《文選》卷二十二〈江文通登廬山香爐峰〉「羞逐市井名」，注：「市井，已見上文。」（頁 1058，六臣本頁 1399）
27. 《文選》卷二十六〈謝靈運七里瀨詩〉「存期得要妙」，注：「《老子》曰：湛兮似或存〔……〕 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頁 1241，六臣本 1685）
- i. 《老子》二十七章：「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續古逸叢書影印雙鑑樓藏宋本，頁五十七上）
28. 《文選》卷三十四〈曹子建七啓〉「輕祿傲貴」，注：「《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之所託材。司馬彪曰：材，身也。」（頁 1577，六臣本頁 2249）
- i. 《文選集注》卷六十八〈曹子建七啓〉「輕祿傲貴」：「李善曰：《莊子》曰：夫輕爵祿者，人之所託材也。」（二·八四）
29. 《文選》卷五十五〈劉孝標廣絕交論〉「瞑目東粵」，注：「《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頁 2378）
- i. 馬敘倫疑此為《釋文敘錄》所謂〈子胥篇〉文。
30. 《文選集注》卷六十二〈江文通雜體詩〉「憑軒詠堯老」：「《鈔》曰：堯以無為而治，故可詠也。《莊子》云：言道以堯與老子為主。」（一·七五三）
31. 《文選集注》卷八十八〈陸士衡豪士賦〉「至樂無愆乎舊」：「陸善經曰〔……〕 莊子云：至樂無假。」（二·七二九）
- i. 《莊子》卷六〈至樂第十八〉：「至樂無樂，至譽無譽。」（頁二十一上）
- ii. 王叔岷輯本引此出處誤作「班叔皮王命論注」。檢《文選集注彙存》及《嘉草軒叢書》唐寫本文選注，俱無〈王命論〉。
32.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妙法蓮華經卷二〉：「傭賃，莊子：傭於人者。孟氏曰：傭，役也。謂役力受直曰傭。」（大正藏本頁 912a）
- i.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七〈妙法蓮華經方便品〉：「傭賃，〔……〕

- 《莊子》：傭於人者。孟氏：傭，役力也，受直曰傭。」（頁488b）
卷八十九〈高僧傳卷二〉：「傭織毼，上勇鍾反，孟子云：傭，猶役力也。顧野王云：役力受直若傭。」（頁875a）同卷〈高僧傳卷六〉：「傭書，上音容，莊子云：傭書於人也。顧野王云：役力受直曰傭。」（頁878a）
- ii. （日）中算《妙法蓮華經釋文》卷中：「傭，與恭反，慈恩云：貨也。孟氏云：傭，役也，謂役力受直曰傭也。」（大正藏本頁161a）
- iii. 《經典釋文·注解傳述人》：「〔《莊子》〕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注：「不詳何人。」
- iv. 中算，又作仲算，日本平安時代僧人，事略見《元亨釋書》卷四。此書作於「景子年」，即丙子年，當為天延四年，相當於北宋開寶九年。書中引「慈恩云」即唐代慈恩大師窺基之《法華音訓》，玄應及慧琳《音義》所引「孟氏注」蓋亦轉自該書。
- v. 王叔岷謂本條所引「孟氏注」蓋即《釋文敘錄》所稱《莊子》五十二篇本《孟氏注》之僅存者。又云「孟子」當作「孟氏」，因聯想及孟子而誤。今按《經典釋文》載《老子》有「孟子注二卷」，注：「或云孟康。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中書監，廣陵亭侯。」蓋孟康有「孟子」之稱，猶劉晔為「劉子」，蕭繹為「金樓子」。
33. 《一切經音義》卷五十〈佛性論卷一〉：「溉灌，上基利反，下官換反。莊子云：水潦之溉於田也。考聲云：清也。顧野王云：灌，猶沃樹也。」（頁641c）
卷六十六〈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八〉：「溉灌，上紀未反，顧野王云：溉，謂灌注也。莊子：水潦之溉於田也。」（頁744b）
卷七十八〈卷十四〉：「溉灌，上機未反，顧野王云：灌，謂灌注也。莊子云：水潦之所灌於田也。」（頁814c）
- i. 按卷六十六與七十八，本條《莊》文蓋轉引自顧野王《玉篇》。
34. 《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九〈高僧傳卷六〉：「拯溺，〔……〕下寧的反，莊子云：善浮者不溺。」（頁877c）
- i. 《淮南子》卷一〈原道篇〉：「夫善遊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頁八上）
35. 《白帖》卷九〈言語第一〉：「碧雞之詞，莊子。白馬之論，公孫龍。」（頁二下）
同卷：「宰陽、子貢、蘇秦、張儀、范雎、蔡澤、莊周、公孫龍、惠施、桓袁十人，皆辯士也，騁黃馬之劇譚，縱碧雞之雄辯。」（頁三上）
- i. （唐）陳子良《辯正論·序》：「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驚，莫不葉墜柯摧雲銷霧卷。」（大正藏本頁490a）
- ii. （明）楊慎等輯《梁昭明太子集》卷一〈無射九月〉：「既無白馬之談，

且乏碧雞之辯。」(四部叢刊影印許氏藏明刊本，頁二十六下)

- iii. 《文選》卷五十五〈劉孝標廣絕交論〉：「縱碧雞之雄辯。」注：「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頁2372)

- iv. 據《白帖》上下文，「莊子」似指莊周其人。然六朝之人常以「碧雞」聯繫雄辯，典出不詳，疑《莊子》古本有之。

36. (日)善珠《因明論疏明燈抄》卷一：「竦，先隴反，《廣雅》：竦，上也。按《莊子》：竦而高飛是也，古文從心，作竦或作疎，義亦通也。」(大正藏本頁203c)

- i. 《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九〈高僧傳卷三〉：「聳峙，上栗勇反，〔……〕或作竦，《莊子》云：竦，立而高也。」(頁875c)或為本句之注。
- ii. 按善珠為日本平安時代僧人，相當於中唐。

37. (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七：「馬矢，《莊子》有馬矢子。」(四庫本頁二十二上)

38. 《廣韻》卷二〈下平聲·十四清〉：「成，〔……〕又漢複姓十五氏，《莊子》有務成子、廣成子、顏成子游、伯成子高。」(頁三十一上)

- i. 《莊子》卷一〈齊物論第二〉：「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頁十一下)
- 卷四〈在宥第十一〉：「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頁二十二上)
- 卷五〈天地第十二〉：「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頁四下)
- ii. 《荀子》卷十九〈大略篇第二十七〉：「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注：「《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頁三下)
- iii. 《漢書·藝文志》：「《務成子》十一篇〔……〕《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 iv. 《白虎通德論》卷四〈辟雍〉：「《論語識》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四部叢刊影印雙鑑樓藏元刊本頁十六下)
- v. 今本無「務成子」，故為佚文。馬敘倫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唐寫本《切韻》殘卷〈十四清〉「成」字下：「務成子。」(莊子義證附錄頁六上)。然檢王一、王二、王三、《敦煌掇瑣》、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潘重規《瀛涯敦煌韻輯新編》所載《切韻》及《唐韻》諸殘卷皆不見。未知

馬敘倫所據。

39. 《御覽》卷九二三〈羽族部十〉：「《莊子》曰：青鸚愛子忘親（司馬彪注曰：鸚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頁八下，四庫本頁十三）
40. 《御覽》卷九二八〈羽族部十五〉：「莊子曰：周周銜羽以濟河。（司馬彪注：周周，河土鳥也。頭重尾輕，是以銜他鳥羽，如飛過何。人之不可求益於物以補其所短也）。」（頁一下，四庫本頁二下河土作河上）
- i. 《韓非子》卷八〈說林下第二十三〉：「鳥有翩翩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頁一下）
 - ii. 江世榮謂《莊子》與《韓非子》引同一則故事文字稍有不同，是二書各有所本，或戰國時流行之寓言（頁294）。
41. 《御覽》卷九二五〈羽族部十二〉：「《莊子》曰：大鵠飽食，仰天而噓。」（頁十六，四庫本頁十五下，鮑本頁九上）
- i. 馬敘倫謂《御覽》引有彪注（頁十六下），然四部叢刊本、四庫本、鮑崇城本俱無，未知馬氏所據。

乙、非佚文

一、重寫

1.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十八〈慧淨折疑論〉：「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大正藏本頁 230)
 - i. (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三〈太子中舍辛譚齊物論并淨琳二法師抗拒事兩首第六〉：「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頁 384)
 - ii. 按〈折疑論〉又云：「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亂其橫豎。施屬混其妍蚩，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頁 230)所謂「莊生云」，似是作者演繹〈齊物論〉之辭，非其所見原文。
2. 《後漢書》卷五十二〈崔駰傳〉：「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唐)李賢注：「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為污，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所讓，曰：何以污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士傳》。」(頁 1711)
 - i. 《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唐)張守節《史記正義》：「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頁 2121)
 - ii. 《三國志》卷三十八〈蜀書·秦宓傳〉：「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頁 972)
 - iii. 《莊子·逍遙遊篇》、〈外物篇〉、〈讓王〉皆言「堯讓天下於許由」，但無「洗耳」及「巢父」等內容。疑《後漢書注》取《莊子》大略與《高士傳》合言之，不必是《莊子》佚文。
3. 《文選》卷十八〈成公子安嘯賦〉「王豹杜口而失色」，注：「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頁 870)
 - i. 《莊子》卷五〈天地第十二〉：「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頁九下)
4. 《文選》卷五十六〈曹子建王仲宣誄〉「達士徇名」，注：「莊子曰：小人徇

- 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頁2437)
- i. 《文選》卷十三〈賈誼鵬鳥賦〉「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注：「《(列)〔莊〕子》云：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殉，營也。」(頁607，六臣本頁814列子作莊子，今據改)
 - ii. 《史記》卷八十四〈賈誼傳〉：「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索隱：「此語亦出《莊子》。」(頁2500)
 - iii. 《莊子》卷四〈駢拇第八〉：「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釋文》：「殉，〔……〕司馬云：營也。」(頁五上至頁五下)
 - iv. 馬敘倫及王叔岷皆以為〈鵬鳥賦注〉誤「莊」為「列」。按：奎章閣六臣注本「列子」正作「莊子」。又《釋文》與《選注》引彪注均作「殉，營也」，故馬敘倫以為本條乃李善概括〈駢拇篇〉語意。
5. 《文選》卷五十九〈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挈妻荷子，負戴成群」，李善注：「《莊子》曰：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乎！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頁2563)
- i. 《莊子》卷九〈讓王第二十八〉：「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頁十一上)
同篇：「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頁十下)
 - ii. 馬敘倫疑《選注》「邠人」云云乃概括〈讓王篇〉「大王亶父」一章之意，非《莊子》逸文，其說是也。《選注》後引「石戶之農夫」云云，亦是概括。
6. 《文選集注》卷六十二〈江文通雜體詩〉「因謂殤子夭」：「《鈔》曰：〔……〕《莊子》云：以足言之，則殤子為壽；不足論之，則彭祖為夭。若以彭祖為壽，則天下有長命於彭祖者，若以殤子為夭，則天下有夭於殤子者。」因夭者以本而言，即有上百卅，中百歲，下八十。彭祖八百，因此即言殤子夭者，未達大理，偏見之人。」(一·七四九)
- i. 《莊子》卷一〈齊物論第二〉：「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頁十二上)
 - ii. 所引《鈔》乃(唐)公孫羅《文選鈔》，此其演繹〈齊物論〉之文，非所見本如此。
7. 《文選集注》卷六十二〈江文通雜體詩〉「靜觀尺棰義」：「《鈔》曰：棰謂馬杖，尺有十寸也。《莊子》云：假令十寸之杖，五寸屬晝，五寸屬夜，晝主陽，夜主陰。陽主生，陰主死，之晝復夜，生復死，雖一尺之杖，陰陽生死

之理，無有窮時，故理足不少也。」（一·七五二）

- i. 《莊子》卷十〈天下第三十三〉：「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頁二十三下）

卷七〈田子方第二十一〉：「四支百體將為塵垢，死生終始將為晝夜。」（頁二十上）

- ii. 按：此乃公孫羅演繹〈天下篇〉之辭，非所見本如此。

8. （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大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師奉對事〉：「史云：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氏死於槐里。二說紛紜名實乖咎。故西窮砂塞，絕李氏之蹤，中至槐城，有古墳之驗。追訪耆舊，莫識其源。」（大正藏本頁 722c）

- i.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訊附〉：「集論者曰〔……〕盛敘老非大賢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萬物。坐觀周衰，陽遁於西裔，而實死扶風葬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頁 367c）

- ii.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五〈辯惑篇第二〉：「至於李叟稱道，纔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為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砂。」（大正藏本頁 117c）

- iii. （唐）《北山錄》卷六〈喪服問第九〉：「柱史抗絕軌於流沙，或尸解於槐里。」（北宋）慧寶注：「莊周云：老子卒於扶風槐里。」（頁 327）

- iv. 「老子卒於扶風槐里」疑是佛道相爭下之逸聞，故屢見於佛典。《廣弘明集》謂「莊生可為實錄」，以「秦佚」云云為證，乃指〈養生主篇〉秦佚章。該章雖云老聃死，卻未言「死於槐里」。疑《莊子》古本並無「扶風槐里」等語，辟道者以秦佚章調老子死，妄稱《莊子》證老子死於槐里，言之鑿鑿，混水摸魚。

9. 《北山錄》卷二〈法籍興第三〉：「楊朱、惠施，虛無之流也。」注：「出《莊子》。」又云：「墨翟、韓非，濟世之流也。」注：「出《史記》。」（頁 583a）

- i. 《史記·太史公自序》：「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又云：「韓非揣事情，循執理。」

- ii.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 iii. 按《史記》並無「濟世之流」等語，彼文乃慧寶括《史記》大意。以此類推，「虛無之流」一句亦非《莊子》佚文。

10. 《白帖》卷二十八〈竊盜三〉：「大盜、小盜。」注：「《莊子》。」（頁三十上）

- i. 《莊子》卷四〈胠篋第十〉：「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頁十四上）
卷九〈盜跖第二十九〉：「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頁二十四上）
 - ii. 此蓋摘取《莊子》詞語為條目，非逸文。
11. 《荀子·儒效篇》：「是杆杆亦富人已。」（唐）楊倞注：「杆杆，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頁六上）
- i. 《莊子》卷三〈應帝王第七〉：「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頁十八下）
卷九〈盜跖篇〉：「臥則居居，起則于于。」（頁二十一上）
 - ii. 馬敘倫疑此非逸文，乃楊倞誤記《莊子》。
12. 《御覽》卷九二三〈羽族部十〉：「《莊子》曰：鷓鴣得腐鼠，鸕鷀過之，仰而視之。又曰：（鷓）〔鷓〕，嗜鼠之鳥也。」（頁九下，四庫本頁十五上鷓作鷓，今據改）
- i. 《莊子》卷一〈齊物論第二〉：「鷓鴣嗜鼠。」（頁二十五上）
卷六〈秋水第十七〉：「鷓鴣得腐鼠，鸕鷀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頁十九上）
 - ii. 馬敘倫疑此文演繹〈齊物論〉大意，或是注文（頁十六下）。
13. 《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十三〈林木部〉：「四時常保其青青。《莊子》。」（頁十下至十一上）
- i. 《莊子》卷二〈德充符第五〉：「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郭注：「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眾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頁二十一上）
 - ii. 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餘事》：「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見張本，舊闕。」（正統道藏本頁第九）
 - iii. 江世榮疑「四時常保其青青」為郭注佚文，在「故能」下，即「故能四時常保其青青，為眾木之傑耳」。按：疑編者括「在冬夏青青」之意而重寫之。

二、異文

1.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東晉）郭璞注：「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鳥盡死。」（頁五上）
 - 甲、《淮南子》卷八〈本經篇〉：「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注：「十日並出，羿射去九。」（頁五下）
 - 乙、《莊子》卷二〈齊物論第二〉：「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澹、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頁二十四上）
 - 丙、《莊子》卷二〈人間世第四〉：「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无已。」（頁七上）
 - 丁、按〈齊物論〉堯欲討伐諸侯，舜勸其罷兵，以十日神話諷刺其德過猶不及，勞民傷財。郭璞引《莊子》作「萬物焦枯」，正合其旨，當是〈齊物論〉舊本之文。今本作「萬物皆照」，蓋是淺人妄改。
2. 《列子》卷一〈天瑞第一〉：「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東晉）張湛注：「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頁一下）
 - i. 《淮南子》卷二〈俶真篇〉：「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注：「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頁十一下）
 - ii. 《淮南子》卷七〈精神篇〉：「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注：「生生者，道。論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万物矣。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所化者，万物也。万物有變，故曰則化。」（頁六下）
 - iii. 《莊子》卷三〈大宗師第六〉：「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撝寧。」（頁九上）
 - iv. 武內義雄考得崔譔及向秀本《莊子》二十種外篇悉數保存於今本（武內義雄《莊子考》，收入江俠菴編譯：《先秦經籍考》，頁338）。本條佚文有向注，亦當在今本某篇。尋向注語句，疑其所見〈大宗師篇〉「生生者不生」後更有「化化者不化」五字。《莊子》「生生者」與《列子》「生物者」稍異，而張湛謂「莊子亦有此言」，蓋取其大略。

3. 《金樓子》卷五〈著書篇十〉：「《全德志》一秩一卷。《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知不足齋本頁八上](#)）
- i. 馬敘倫疑此即〈德充符篇〉之「全德不形」，譌「形」為「刑」（[頁五上](#)）。按：形、刑古通。
4. 《莊子》卷一〈逍遙遊第一〉：「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頁八下](#)）（南陳）《經典釋文》卷二十六〈莊子音義上〉：「者无以與乎鍾鼓之聲，崔、（尚）〔向〕、司馬本此下更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則者不自爲假文履』。」（[頁四下](#)）
- ii. 《莊子》卷三〈大宗師第六〉：「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頁十六下](#)）
- iii. 王叔岷謂《釋文》所引別本多出之二句與〈逍遙遊篇〉下文不符，當從郭本刪之，又疑「夫」字誤衍（[莊子校詮頁 27](#)）。
5. 《莊子》卷一〈齊物論第二〉：「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頁十八下](#)）《釋文》：「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崔本此下更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不可於不可，而可於可也』。」（[頁八上](#)，[總頁 1421](#)）
- iv. 《淮南子》卷二十〈泰族篇〉：「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頁七上](#)）
- v. 王叔岷疑〈齊物論〉「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為《釋文》所引崔本多出句子之錯簡。
6. 《莊子》卷三〈大宗師第六〉：「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頁七下](#)）《釋文》：「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今尾上有傳說星。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遁，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凡二十二字。」（[頁二十一上](#)，[頁 1448](#)）
- vi. 《文選》卷十二〈郭景純江賦〉「陽侯遯形乎大波」，注：「莊子曰：其死登遐，三年而形遯。」（[頁 572](#)）
- vii. 王叔岷以《文選注》所引為本句異文。按李善所據《莊子》以司馬本為主，然則《釋文》所引崔本佚文亦為司馬本佚文。
7. 《莊子》卷三〈大宗師第六〉：「成然寐，遽然覺。」（[頁十二上](#)）《釋文》：「覺，古孝反，向、崔本此下更有『發然汗出』一句，云：無係則津液通也。崔云：

榮衛和通，不以化為懼也。」(頁二十三上，總頁 1451)

viii. 《文選》卷三十四〈枚乘七發〉「潏然汗出，霍然病已」，注：「潏，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出。」(頁 1573)

ix. 聞一多《莊子校補》以為《文選注》所引為本條異文。

8. 《藝文類聚》卷九十六〈鱗介部上〉：「《莊子》曰〔……〕又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規哉？子曰：人用意如飛鴻者，為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游魚者，鈎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言。」(頁一下)

i. 《御覽》卷六一七〈學部十一〉：「《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鈎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縮，又何視哉？」(頁五上)

ii. 《莊子》卷五〈天運第十四〉：「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頁三十二上)

iii. (北宋)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餘事》第十四：「予口張而不能脅，舌舉而不能訕，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正統道藏本)

iv. 《淮南子》卷十五〈兵略篇〉：「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置罟設也；為魚鼈者，則可以罔罟取也；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无法無儀，來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眇眇，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无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頁七下)

i. 陳碧元謂江南古藏本〈天運篇〉「予口張不能脅」下更有「舌舉而不能訕」一句，《類聚》與《御覽》六一七所引可證其說。然《御覽》卷九二九引此無「舌出不能縮」(頁六下)。又王叔岷謂〈天運篇〉「吾乃今於是乎見龍」下當據以補「人用意如飛鴻者，為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游魚者，鈎繳以投之」等三十字。

9. (唐)《刊謬補缺切韻》卷二〈平聲·卅六耕〉：「誣，《莊子》曰：誣誣如。」(王二，頁十一上)

x. 《廣韻》卷二〈下平聲·十三耕〉：「誣，《莊子》曰：誣誣如也。」(頁二十九上)

xi. 《莊子》卷六〈至樂第十八〉：「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頁二十一上)《釋文》：「誣誣〔……〕李云：趣死貌。崔云：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為誣誣。本又作脛脛。」(頁二十二下，總頁 1502)

10. 《後漢書》卷二十八〈馮衍傳〉：「欸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李賢注：「《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頁 995)

又卷六十三〈李杜列傳〉：「明公踵伯成之高。」注：「《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佶佶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頁 2079)

- i. 《藝文類聚》卷三十六〈人部二十〉：「嵇康《高士傳》曰：〔……〕又曰：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頁一下)
- ii. 《莊子》卷五〈天地第十二〉：「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頁五下)
- iii. 王叔岷疑《後漢書注》所引出自〈天地篇〉，今本「堯治天下」後脫「至公無私」四字。

11. 《文選》卷十〈潘安仁西征賦〉「鉗衆口而寄坐」，注：「莊子曰：鉗墨翟之口。」(頁 467)

卷三十七〈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鉗口結舌」，注：「莊子曰：鉗墨翟之口。」(頁 1698)

卷三十九〈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亦當鉗口吞舌」，注：「莊子曰：鉗墨翟之口。」(頁 1790)

卷四十四〈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百寮鉗口」，注：「莊子曰：鉗墨翟之口。」(頁 1970)

- i. 《莊子》卷四〈胠篋篇〉：「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頁十五上)
- ii. 馬敘倫疑此條是〈胠篋篇〉「鉗楊墨之口」之異文。

12. 《文選》卷三十五〈張景陽七命〉「化感無外」，注：「《莊子》：徧謂周曰：吾知道近乎無內，遠乎無外。」(頁 1613，六臣本頁 2306)

- i. 《管子》卷十三〈心術上第三十六〉：「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注：「所謂大無不苞，細無不入也。」（頁二下）卷十六〈內業第四十九〉：「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頁五上）
 - ii. 《莊子》卷七〈知北遊第二十二〉：「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於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頁二十九下）
 - iii. 馬敘倫與江世榮均疑本條為〈知北遊篇〉逸文。
13. （唐）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卷下第七：「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疏曰：〔……〕故莊子言：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正統道藏本）
- i. 《莊子》卷四〈馬蹄第九〉：「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頁八上）
 - ii. 王叔岷以為李筌所見〈馬蹄篇〉比多「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十字。
14. 《荀子》卷十六〈正名篇第二十二〉：「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唐）楊倞注：「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鬪，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四部叢刊影印黎氏景宋本頁七下）
- i. 《莊子》卷五〈天運第十四〉：「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頁三十三上）
 - ii. 《莊子》卷八〈則陽第二十五〉：「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頁二十七下）
 - iii. 馬敘倫見楊倞既已言「殺盜非殺人」出《莊子》，復言「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則其見〈天運篇〉「殺盜非殺人」外，別篇又有此句。馬氏以為〈則陽篇〉「莫為盜，莫為殺人」與上下文義不貫，疑本條是其脫文，非古本逸文（頁十四上）。
15. 《列子》卷二〈黃帝第二〉：「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病癡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頁五下）（唐）殷敬順《列子釋文》卷上第十：「逢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者。」（道藏本）
- xii. 《莊子》卷七〈達生第十九〉：「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癡丈人之謂乎！」（頁三上）
 - xiii. 今本〈達生篇〉情節止於孔子教諭，而《列子》「之謂乎」後有丈人語。

王叔岷謂《列子釋文》引向秀語出自向秀《莊子注》，然則向本〈達生篇〉亦有丈人語。

16. (南唐)《說文繫傳》卷十四〈宀部〉:「守,守宮也。從宀從寸〔……〕臣鍇曰:宀,官府也。《莊子》曰『謂之刑法以守之』是也,戶受反。」(四部叢刊本頁五下,四庫本頁七下)
- xiv. 《莊子》卷四〈胠篋第十〉:「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頁十三下)
- xv. 王叔岷疑本條是〈胠篋篇〉之佚句,又云「謂」與「為」同(頁1410)。
17. 《御覽》卷八二二〈資產部二〉:「《莊子》曰:〔……〕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退而耕於潁水之陽,終身不見。」(頁八上)
- i. 《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頁2121)
- ii. 《莊子》卷九〈讓王第二十八〉:「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頁十上)
- iii. 王叔岷謂《御覽》引文「退而耕於潁水之陽,終身不見」十二字為〈讓王篇〉缺文,且與《史記·伯夷列傳》《正義》(王氏誤作索隱)所引佚文略似(乙1.2)。
18. 《御覽》卷八九九〈獸部十一〉:「《莊子》:聲氏之牛,夜亡而過夔,止而問焉,曰:我尚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起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頁二上)
- xvi. 《莊子》卷六〈秋水第十七〉:「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踰蹠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頁十五上)
- xvii. 江世榮據本條屬於〈秋水篇〉「夔憐蚘,蚘憐蛇」一節,以為尚有「牛憐夔」(頁300)。
19. 《御覽》九一五〈羽族部二〉:「《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惠子恐代其相,搜國中三日三夜,莊子伏主人馬棧下。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鵩鵩,南海而飛之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鷃得腐鼠,鵩鵩過,仰而視之曰:『嚇!』子欲以梁國嚇我耶?」(頁十上)
- i. 《莊子》卷六〈秋水第十七〉:「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鵩鵩,子知之乎?」(頁十九上)

- ii. 王叔岷謂〈秋水篇〉當據《御覽》所引補「莊子伏主人馬棧下」六字。
20. 《北山錄》卷一〈天地始〉：「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極也。」注：「語在《莊子》」。意問世界有窮盡乎？答云：世界十方無窮盡也，世界之外更有世界也。與《列子》小異。」（頁 574c）
- i. 《莊子》卷一〈逍遙遊第一〉：「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頁四下）
- ii. 《列子》卷五〈湯問第五〉：「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无則无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盡。朕以是知其无極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頁一上）
- iii. 《經典釋文》不言《莊子》有此異文。馬敘倫以為前人見《列子》有類似〈逍遙遊〉之文，遂抄錄於《莊子》書下。慧寶誤認批注為正文，以為《莊子》有「無極之外復無極」等語，故謂「與列子少異」（莊子義證卷一頁八下）。聞一多以為神清所引即〈逍遙遊篇〉脫文（聞一多全集·莊子編，頁 325）。
21. （宋）黃鶴《黃氏集千家註杜工部詩史補遺》卷一〈漫興九絕〉「人生幾何春已夏」，注：「《莊子》：人生幾何。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續古逸本，頁九上）
- i. 《莊子》卷七〈知北遊第二十二〉：「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頁二十八上）
- ii. 疑注者化用〈知北遊〉以注杜詩，非《莊子》佚文。

三、注文

1. 日本奈良興福寺古鈔本《講周易疏論家義記·乾》：「《莊子》云：上不資於无，下不資於有。不知所以然而然，忽然而生，故曰自然之生也。」（黃華珍奈良興福寺藏兩種古鈔本研究，頁三）
 - i. 《莊子》卷五〈天地第十二〉：「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郭象注：「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頁六上）
 - ii. 王叔岷謂此條與郭注相近，而郭注多本於向秀注，疑是向注佚文。
2. 《莊子》卷四〈在宥第十一〉：「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頁二十二上）《釋文》卷二十七〈莊子音義中〉：「嚙矢，許交反〔……〕崔本作作蒿，云：蕭蒿可以為箭，或作矯，矯操也。崔本此下更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生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較也』凡二十四字。」（頁八下，總頁1474）
 - i. 王叔岷謂此二十四字頗似注文。
3. 《藝文類聚》卷八十九〈木部下〉：「《莊子》：桂可食，故斧伐之。夫人生天地之間，猶騁駟而過隙，然在用之，有盈篋爨之不足，食之則厭，一則令人用其身也。若爨之然，故曰不足，若用之於善，則與天地相弊。」（頁六上）
 - i. 《莊子》卷二〈人間世第四〉：「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郭注：「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俛然不覺妙之在身也。」（頁十九上）
卷七〈知北遊第二十二〉：「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乃不足惜。」（頁二十八下）
 - ii. 馬敘倫謂「夫人生天地之間」及後今本〈人間世篇〉無之，然與〈知北遊篇〉小異，疑是注文（頁十上）。
4. 《老子》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頁六下）（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道經上》：「《莊》云：為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者也。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臧。唯當忘善惡而居中，方會無為之致也。」（中華道藏第九冊，頁235b）
 - i. 《莊子》卷二〈人間世第四〉：「德蕩乎名，知出乎爭。」郭注：「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善名也。」（頁五下）
 - ii. 馬敘倫疑「又云」及後是注文（頁十一上），按所引乃〈人間世〉郭注。

5. (唐)道宣《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卷三：「三族，莊子云：父族母族妻族。」
- i. 《莊子》卷八〈徐無鬼第二十四〉：「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頁十八下)成玄英疏：「三族，謂父母族也，妻族也。」
6. 《初學記》卷一〈天部〉：「風吹萬物，有聲曰籟。」注：「出《莊子注》。」(頁三十二下)
- i. 《莊子》卷一〈齊物論篇第二〉：「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注：「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頁十二上)
- ii. 《初學記》所指似非郭注。
7. 《初學記》卷十七〈人事上〉：「隨時舉事，以德分人〔……〕《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頁二下)
- i. 《莊子》卷八〈徐無鬼第二十四〉：「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頁十六上)
- ii. 《列子》卷六〈力命第六〉：「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頁三上)
- iii. 疑《初學記》「智似深淵」及後是《莊子》舊注羈入正文。
8. (唐)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二之三：「次觀下約六作者。莊周亦云出處語默。出處即行住坐臥。然莊周不云以為觀境，今具三觀空觀准前意亦可見而由下假觀也。」(大正藏本頁200)
- i. 《莊子》卷四〈在宥第十一〉：「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郭象注：「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頁十九下)
- ii. 《周易·繫辭上第七》：「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四部叢刊影宋本頁六上)
9. 《文選》卷五〈左太沖吳都賦〉「亦猶帝之懸解」，注：「《莊子》曰：有繫謂之懸，無謂之解。郭璞曰：懸絕曰解。〔……〕善曰：棘聚而成林。郭象(玄)《莊子注》曰：生曰懸，死曰解。」(頁234，六臣本頁302「郭象玄」作「郭象」，今據改。又該本無「善曰」前兩句)
- i. 《文選考異》：「注『莊子曰有繫』下至『懸絕曰解』，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
- ii. 《莊子》卷二〈養生主第三〉：「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郭注：「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頁

四下)《釋文》:「解,音蟹,注同。崔云:以生為縣,以死為解。」(頁十二下,總頁 1430)

卷三〈大宗師第六〉:「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頁十下)《釋文》:「解音蟹,下及注同。向云:縣解,無所係也。」(頁二十二下,總頁 1450)

- iii. 本條所謂《莊子》,與〈養生主篇〉郭注契合。所謂郭象注,與〈大宗師篇〉向秀注合,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卷十一謂之「古注」。郭璞無《莊子注》,「懸絕曰解」所出不詳。《禮記音義》、《左氏音義》皆引郭璞《三蒼解詁》,疑出該書。

10. 《文選》卷二十六〈謝靈運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且申獨往意」,李注:

「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頁 1250,六臣本頁 1700)

- i. 《文選》卷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資神任獨往」,李善注:「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頁 1469,六臣本頁 2089,北宋本頁 4.21)

《文選》卷四十五〈陶淵明歸去來〉「懷良辰以孤往」,李善注:「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頁 2028,六臣本頁 2983)

《文選》卷六十〈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超然獨往」,李善注:「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頁 2583,六臣本頁 3919)

- ii. 《淮南子》卷七〈精神篇〉:「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注:「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也。故其精神无留累於物也。以万物為小事而弗欲,故心不惑物也。」(頁七上)
- iii. 《淮南子》末篇有〈要略〉,疑各處善注「略要」當據〈歸去來辭〉注作「要略」。

11. 《一切經音義》卷一〈大唐三藏聖教序〉:「詎能,〔……〕《莊子》:詎能者,下定之詞也。」(頁 312b)

- i. 《莊子》卷一〈齊物論第二〉:「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頁二十四下)《經典釋文》:「庸詎,徐本作巨,其無反。郭音鉅。李云:庸,用也。詎,何也。猶言何用也。服虔云:詎,猶未也。」(頁九上,總頁 1423)
- ii. 《文選》卷十三〈潘安仁秋興賦〉「庸詎識其躁靜」,注:「司馬彪《莊子注》:庸,猶何用也。」
- iii. 此條疑是注文,「下」當為「不」之誤。

12.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七〈妙法蓮花經序品第一〉：「放眉間白毫，胡刀反。」
《莊子疏》云：毛之秀者曰毫。」（頁483b）
- i. 《莊子》卷一〈齊物論第二〉：「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頁十二上）《釋文》：「秋豪，如字。依字應作毫。司馬云：兔毫在秋而成。王逸注《楚辭》云：銳毛也。案：毛至秋而更細，故以喻小也。」（頁八下，總頁1422）成疏：「秋時獸生毫毛，其末至微，故謂秋豪之末也。」（重刊道藏輯要本頁六十六上）
 - ii. 今本成玄英《莊子疏》無此文。慧琳《音義》此文沿襲窺基《法華音訓》，疑所引《莊子疏》乃六朝舊籍。《隋志·經籍志》著梁簡文帝、王叔之、戴詵等均有《莊子義疏》。
13. 《白帖》卷二〈穴二十七〉：「尾閭，《莊子》：尾閭之穴，山下出也。」（頁三十五下）
- i. 《莊子》卷六〈秋水第十七〉：「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頁八上）
 - ii. 馬敘倫疑是〈秋水篇〉注文（頁十四上）。
14. 《白帖》卷八〈智二十一〉：「不可以無涯之智役有涯之身。」（頁七十一上）
- i. 江世榮疑此是淮南王〈解說三〉之文（頁301）。
15. （日）中算《妙法蓮華經釋文》卷上「眠，莫賢反，莊子云：眠，寐也。」（大正藏本頁149c）
16. （日）信瑞《淨土三部經音義集》卷二〈無量壽經卷下〉：「禍福，莊子曰：禍福生於得失，人災由於愛惡是也。」（大正藏本頁83b）
- i. 《莊子》卷八〈庚桑楚第八〉：「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郭注：「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頁五上）
 - ii. 信瑞為日本鎌倉時代僧人。此書成於嘉禎二年，相當於南宋端平三年。此條為郭注。
17. （日）澄禪《三論玄義檢幽集》卷二：「莊子曰：聖人之形不異凡夫，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又曰：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又曰：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也。」注云：所言去知者，去知若土塊也。」（大正藏本頁303a）
- i. 《莊子》卷九〈外物第二十六〉：「聖人之所以駢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郭注：「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頁五下）
 - ii. 《莊子》卷八〈徐無鬼第二十四〉：「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郭注：「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

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頁二十一下)

- iii. 《莊子》卷十〈天下第三十三〉：「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郭注：「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頁十七下)
- iv. 按澄禪為日本鎌倉僧人，此書成於弘安三年，相當於至元十七年。此條包含三篇郭注。

四、存疑

1. （北齊）《顏氏家訓》卷上〈勉學篇第八〉：「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識之譬也；謝幼輿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頁十九上）
 - i. 《列子》卷六〈力命第六〉：「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无子同，臣奚憂焉？」（頁六上）
 - ii. 《戰國策·秦策三》：「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頁五十五）
 - iii. 《淮南子》卷十一〈齊俗篇〉：「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注：「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車百乘，志尚未足，盡諸宋澤。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棄餘魚也。」（頁十四上）
 - iv. 《抱朴子》卷十六〈交際篇〉：「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頁二上）卷三十八〈博喻篇〉：「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頁四上）
 - v. 王叔岷疑《家訓》所謂「東門之達」及「棄魚之旨」出自《莊子》五十二篇，文辭散見《列子》、《戰國策》、《淮南子》、《抱朴子》。說見王氏輯本末段。
2. 《北堂書鈔》卷六〈帝王部六〉：「慈幼養老，喜孺子兼哀婦人。」（頁三上）
 - i. 《管子》卷〈五輔第十〉：「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注：「以上五者，所以救民之急。」（頁十三上）
 - ii. 原文未附出處。孔廣陶校注謂《書鈔》俞本作「嘉孺」，刪兼字，分二條。陳本作「嘉孺」，合一條，注云「見《莊子》」，故何志華輯為《莊子》佚文。按：本文與《莊子》不類，似出儒典，然未有書證。
3. （唐）馬總《意林》卷三〈新論十七卷〉（桓譚）：「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臾？」（武英殿聚珍本頁十三上）
 - i. 《莊子》卷十〈列御寇第三十二〉：「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頁十四上）
 - ii. 《隋書·經籍志》有「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馬敘倫疑此文出自《莊子》五十二篇本。

4. 敦煌殘卷伯五五四六《武王家教》：「《莊子》云：窮巷莫立，他壚勿窺，他弓莫挽，他馬莫騎，他兒莫抱。窮巷莫立，道理長為。他壚莫窺，自慎防之。他弓莫挽豈自張。他馬莫騎量自傷。他兒莫抱豈驚忙。他事莫知無禍殃。男教學問，擬待明君。女教針縫，不犯七出。常莫用佞言，治家莫取婦語。憐子始知父慈，身勞方知人苦。慎莫多事。多事被人曾，見事如不見，無言，最為能。莫為無益事，莫居無益隣。莫聽無益語，莫親無益人。此可藏於金櫃也。」⁷
 - i. 周鳳五謂此乃鄉塾村學輾轉附會增竄之文，不足採信，見《敦煌寫本太公家教研究》（臺北：明文書局），頁 81。
5. 《北山錄》卷十〈異學〉：「蘧大夫五十，知四十九年非。」慧寶注：「衛大夫蘧瑗，字伯玉，見耕者問：黧牛赤牛，何者力大？耕夫不答，直驅牛遠方，答云：二牛俱得力，答不平，恐有怨也。蘧瑗云：一農夫猶懼二牛之怨，我今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也。」（大正藏本頁 633c）
 - i. 《莊子》卷八〈則陽第二十五〉：「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頁二十八上）
 - ii. 《莊子》卷九〈寓言第二十七〉：「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頁七下）
 - iii. 《淮南子》卷一〈原道篇〉：「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注：「伯玉，衛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非，所謂月悔朔，日悔昨也。」（頁六下）
 - iv. 〈則陽篇〉謂伯玉行年六十，《北山錄》謂之五十，年數相異。疑〈則陽篇〉原作「五十」，後人因〈寓言篇〉孔子年數而改之。慧寶注伯玉與耕者對答似有所本，卻不見各書，疑是《莊子》佚文。《淮南子·原道篇》「蘧伯玉年五十」一節疑即劉安對《莊子》佚章之評語。
6. （南宋）《草堂詩箋》卷二十二〈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尚憐詩警策」，蔡夢弼箋：「《莊子》：警策我也。」（頁十一下）
 - i. 《草堂詩箋》誤引極多，疑此條亦非佚文，然無書證。

⁷ 網址：<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10097239w>。

五、誤引

1. 《書鈔》卷八〈帝王部八〉：「荷鍤戴笠。」又云：「櫛風沐雨。」(頁五上)
 - i. 《莊子》卷十〈天下第三十三〉：「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頁十七下)
 - ii. 《淮南子》卷十九〈修務篇〉：「禹沐浴霖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頁一下)
 - iii. 以上原文分為兩條，均無出處。孔廣陶校注謂後句見《莊子·天下篇》及《淮南子·修務篇》，前句無注，未知出處。何志華輯「荷鍤戴笠」為佚文，蓋誤合之。
2. 《書鈔》卷十二〈帝王部十二〉：「問長生之術。」又云：「問至道之精。《莊子》。」(頁三下)
 - i. 《莊子》卷四〈在宥第十一〉：「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頁二十二上)
 - ii. 以上原文分為兩條，上條無注，未知出處。何志華輯「問長生之術」為佚文，蓋誤合之。
3. 《書鈔》卷十五〈帝王部十五〉：「養性愛民。《莊子》。」(頁一下)
 - i. 《御覽》卷七十九〈皇王部四〉：「蔣子《萬機論》曰：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頁六下)
 - ii. 孔廣陶疑此文誤「蔣子」為「莊子」。
4. 《書鈔》卷一三〇〈儀飾部上〉：「莊子云：走卒警蹕，叫呼而行，世俗之所富貴者也。」(頁二下)
 - i. 《御覽》卷四七〇〈人事部一百一十一〉：「蘇子曰：夫帶方寸之印，施丈八之組，戴貂鷖之尾，建千丈之城，遊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華，時俗之所謂富貴也。」(頁六下)
 - 卷六八〇〈儀式部一〉：「《蘇子》曰：夫走卒警蹕，列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華，世俗之謂富者也。」(頁八下)
5. 《書鈔》卷一三六〈服飾部三〉：「至人用心若鏡，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焉〔……〕至人之道如鏡，又曰：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明則物斯監也。」(頁二上)
 - i. 《初學記》記卷二十五〈器物部〉：「有引有致，無藏無執，《符子》曰：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頁十九上)
 - ii. 《白帖》卷四〈鏡二十六〉：「至人之道，不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莊子》。」(頁八十五上)

- iii. 《白孔六帖》卷十三〈鏡十四〉：「至人之道，不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符子》。」（四庫本頁三十下）
 - iv. 此條實為《符子》之文。
6. 《文選》卷十一〈鮑明遠蕪城賦〉「共盡兮何言」，注：「莊子曰：化窮數盡謂之死。」（頁506）
- 卷四十五〈陶淵明歸去來並序〉「聊乘化以歸盡」，注：「《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頁2028）
- i. 《御覽》卷三六〇〈人事部一〉：「《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頁三上）
 - ii. 《初學記》卷十四〈禮部下〉：「數盡物故，《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頁二十六上）
 - iii. 《孔子家語》卷六〈本命解第二十六〉：「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四部叢刊影印明覆宋刊本頁九下）
7. 《文選》卷二十三〈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脆促良可哀」，注：「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頁1095）
- i. 《老子》第七十六章：「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頁七十二下）
8.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寶星經卷一〉：「幻術，上還慢反，下脅律反。《莊子》云：心術形焉。鄭玄云：術，猶藝也。」（大正藏本頁428c）
- iv. 《禮記》卷三十八〈樂記篇〉：「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鄭玄注：「言在所以感之。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武英殿本頁五下）
- 卷六十一〈鄉飲酒義篇〉：「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注：「術，猶藝也。」（頁十四下）
9. 《白帖》卷三〈屋室第二十〉：「瞻彼闕者，虛室生白。」注：「《莊子》言夫室有若天，虛室也，室虛而純白獨生。」（頁六十二下）
- i. 《白孔六帖》卷十〈屋室九〉：「瞻彼闕者，虛室生白。」注：「《莊子》言夫視有若無，虛室也。室虛而純白獨生。」（四庫本頁二十一上）
 - ii. 《莊子》卷二〈人間世第四〉：「瞻彼闕者，虛室生白。」郭象注：「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虛室而純白獨生矣。」（頁九下）
 - iii. 按此條為郭象注，而「視」訛為「室」，「无」訛為「天」，當據《白孔

六帖》改。

10. 《白帖》卷四〈履舄第九〉：「補履，千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頁七十七上）
- （漢）劉向《說苑》卷十七〈雜言篇〉：「千將、鎔鄒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四部叢刊影印傳樸堂藏明鈔本，頁七上）
 - （明）張溥輯《東方朔集·設難·答驃騎難》：「千將莫耶，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鵠雁，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頁三十四上）
 - 《白帖》引此不附出處，疑其引自《說苑》。又張溥《東方朔集》所輯未知何據。
11. 《白帖》卷五〈醢第十九〉：「調以醢醢。」又云：「醢雞。」注：「《莊子》。」（頁九下）
- 《莊子》卷七〈田子方第二十一〉：「丘之於道也，其猶醢雞與！」注：「醢雞者，甕中之蟻蠊。」（頁二十下）
 - 《禮記》卷八〈內則第十二〉：「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醢醢。」（四部叢刊本頁二十一下）
 - 《白帖》「調以醢醢」無注，所引出自《禮記》，與「醢雞」分為兩條。何志華輯為《莊子》佚文（頁209），蓋誤合之。
12. 《白帖》卷二十八〈愚第二十三〉：「被髮童子，日月照之則行。」注：「《莊子》。」（頁四十上）
- 《史記》卷一二七〈日者列傳〉：「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頁3217）
 - 《白帖》蓋誤「史記」為「莊子」。
13. 《白帖》卷二十九〈象五十三〉：「泣子，《莊子》：象見子皮，無遠近而泣。」（頁六十三上）
- 《初學記》卷二十九〈獸部〉：「泣子哀雌，《蔣子方機論》曰：莊周婦死而歌，曰：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周不可論也。夫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頁四上）
 - 《太平御覽》卷八九〇〈獸部二〉：「《蔣子萬機論》曰：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不可論也。夫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頁七上）
 - 《白帖》蓋誤「蔣子」為「莊子」。

14. 《白帖》卷二十九〈鳳第二〉：「鳳，羽族之美，《莊子》。」（頁四十四上）
- 《初學記》卷三十〈鳥部〉：「任子曰：鳳為羽族之美，麟為毛類之俊。龜龍為介蟲之長，榦楠為眾材之最，是物之貴也。」（頁二下）
 - 《御覽》卷九一五〈羽族部二〉：「任子曰：鳳為羽族之美，麟為毛類之俊。龜龍為介蟲之長，榦楠為眾材之最，是物之貴也。」（頁七下）
 - 《隋書·經籍志》有「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白帖》蓋誤「任子」為「莊子」。
15. （南唐）徐鉉《說文繫傳》卷三〈止部〉：𡵓，不行而進謂之𡵓，從止在舟上。臣鉉曰：『《莊子》曰：坐而至越者，舟也』。自先反。」（四部叢刊影印述古堂影宋寫本頁十七上）
- 《白帖》卷三〈舟三十一〉：「坐而至越，《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頁七十上）
 - 《御覽》卷七六八〈舟部一〉：「《慎子》曰〔……〕又曰：行海者（生）〔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秦越遠塗也，安坐而至者，械也。」（頁七下，四庫本頁十二上生而作坐而，今據改）
 - 江世榮謂徐《繫傳》誤引《慎子》作《莊子》。王叔岷則謂《繫傳》引書絕少承襲類書，又以為先秦諸子文句相近者多。
16. 《御覽》卷三〈天部三〉：「《莊子》曰：陽燧見日則燃為火（金也。摩拭令熱，便置日中，以艾就之火生）。」（頁四下）
- 《開元占經》卷五〈日占一〉：「《淮南·天文》（問詁）〔閒詁〕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日者，陽之主也，故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又曰：日者，天之使也。」（四庫本頁一下，閒詁本作問詁，今據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詁》卷二校注改）
 -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四〈玉石部中品〉：「金屬〔……〕《淮南子》曰：陽燧見日，然而為火。許慎記云：陽燧，金也。取金極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日下以艾承之，則然得火也。」（頁三十八下）
 - （宋）李昉《太平廣記》卷一六一〈感應一〉：「《淮南子》云：陽燧見日燭而為火，方諸見月津而為水。注云：皆五石之精。陽燧，圓以仰日得火。方諸，圻而向月得水。又云：陽燧之取火於日，方諸之取露於月，天地之間，玄微忽恍，巧歷所不能推其數〔……〕（出感應經）。」（四庫本頁五下）
 - 《淮南子》卷三〈天文篇〉：「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頁一上）又云：「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注：「陽燧，全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頁三上）

- v. 《淮南子》卷六〈覽冥篇〉：「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頁二下）
- vi. 《論衡》卷十六〈亂龍篇〉：「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又云：「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四部叢刊影印明通津草堂刊本頁二上）
- vii. （唐）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十三〈菩薩問明品〉：「如鑽遂，《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炳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許叔重曰：陽燧，五石之銅精，仰日則得火。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以坏，仰月則得水也。燧又作鑒也。」
- viii. 王叔岷謂《淮南子》保存《莊子》佚文頗多，此亦郭象後語所謂「或出淮南」之類。按：《開元占經》、《證類本草》、《太平廣記》引此出處俱作「淮南子」，則《御覽》誤作「莊子」甚明，且其所引注文與高誘注正合。
17. 《御覽》卷二十九〈時序部十四〉：「莊子曰：〔……〕又曰：乃有雞子，五熏鍊形。」注云：「正旦皆當生吞雞子一枚，謂之鍊形。又晨食五辛菜，以助發五藏氣。」（頁六下，四庫本頁十二上晨食作養食）
- i. 《玉燭寶典》卷一〈正月孟春第一〉：「《風土記》云：月正元日，百禮兼崇，毆魃宿或，奉始送終，乃有雞子，五薰鍊刑。祈禳。注云：歲名毆魃，厲之鬼，嚴潔宿為或，明朝新旦也。此且皆當生吞雞子，謂之鍊刑。」（二十六下）
- ii. 《初學記》卷四〈歲時部下〉：「造五辛盤。」注：「周處《風土記》曰：月正元日，五薰鍊形。」（頁二上）
- iii. 《北堂書鈔》卷一五五〈歲時部三〉：「吞雞子噉辛菜，《風土記》云：乃有雞子，五辛鍊形。祁農歡高堂之穆穆，末期顧之雍雍。注曰：正旦吞生雞子，人一枚，謂之鍊形。又晨噉五辛菜，以助發五臟之氣也。」（頁二下）
- iv. 《荊楚歲時記》：「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各進一雞子，凡飲酒次第從小起。梁有天下，不食葷，荊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四庫本頁二下）（隋）杜公瞻注：「周處《風土記》曰：正旦當吞生雞子一枚，謂之鍊形。」（頁四上）
- v. 此乃《荊楚歲時記》引周處《風土記》文，《御覽》誤作《莊子》。《隋書·經籍志》有「風土記三卷，晉平西將軍周處撰」。
18. 《御覽》卷三六九〈人事部十〉：「《莊子》曰：〔……〕又曰：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頁三下）
- i. 《淮南子》卷十二〈道應篇〉：「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如皇乃

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返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淚，水）而鵞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頁十五上）

- ii. 《論衡》卷七〈道虛篇〉：「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頁五上）
 - iii. 《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第二〉：「專精厲意逝九闕。」（三國魏）如淳注：「《淮南子》曰：若士者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乎九陔之上。」（頁1062）
 - iv. （晉）陳壽《三國志》卷四十二〈蜀書十二〉：「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于雲清。」（南朝宋）裴松之注：「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鴈頸而鵞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頁1038）
 - v. 《文選》卷十六〈江文通別賦〉「暫遊萬里」，注：「《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頁755）
卷二十八〈鮑明遠升天行〉「暫遊越萬里」，注：「《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頁1330）
 - vi. 盧敖為秦時人，王叔岷謂此類《莊》文由後人附益，即郭象所謂「或出淮南」之類。然《漢書注》及《三國志注》引此出處皆作「淮南子」，疑《御覽》誤作「莊子」。
19. 《御覽》卷四〇四〈人事部四十五〉：「《莊子》曰：〔……〕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之師。」（頁七上）
- i. 《御覽》卷五〇六〈逸民部六〉：「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又曰：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師之而問道焉。〔……〕又曰：蒲衣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天下。蒲衣不受而去，莫知所終。」（頁六上、頁七上）
 - ii. 《莊子》卷三〈應帝王第七〉：「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頁十八下）
《釋文》：「蒲衣子，《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即被衣，王倪之師也。《淮南子》曰：齧缺問道於被衣。」
 - iii. （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上〈善卷〉：「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頁五上）
 - iv. 《高士傳》卷上〈蒲衣子〉：「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頁六下）
 - v. 疑《御覽》四〇四誤「高士傳」為「莊子」。王叔岷謂「舜上而字，義與為同」，然據《高士傳》，「之師」為「師之」之誤倒。

20. 《御覽》卷四三七〈人事部七十六〉：「《莊子》曰〔……〕又曰：田光答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頁五上）
- 《御覽》卷三七五〈人事部十六〉：「《燕丹子》曰：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頁三上）
 - 《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唐）張守節《史記正義》：「《燕丹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頁2530）
 - （唐）馬總《意林》卷二〈燕丹子三卷〉：「田光云：血勇，怒而面赤。脈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光知荊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四庫本頁十六上）
 - 馬敘倫謂荊軻刺秦事去莊子死久矣，疑《御覽》誤引《燕丹子》為《莊子》（頁十四下）。王叔岷謂此後人妄附益之《莊子》文。
21. 《御覽》卷四三七〈人事部七十六〉：「《莊子》曰〔……〕又曰：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頁五上）
- 《呂氏春秋·用民篇》：「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肆之也）。」（頁七下）
 - 《論衡》卷二〈率性篇〉：「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頁十七上）
 - （北齊）劉晝《劉子新論》卷八〈閱武第四十一〉：「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刃加肩，流血不止。」（正統道藏本卷八第十三上）
 - 王叔岷疑《御覽》誤《呂氏春秋》為《莊子》。
22. 《御覽》卷四三七〈人事部七十六〉：「《莊子》曰〔……〕又曰：大勇不鬪，大兵不寇。」（頁五上）
- 《老子》第六十八章：「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頁五十八上）
 - 《莊子》卷一〈齊物論第二〉：「大勇不忤。」（頁二十三下）
 - 《呂氏春秋·貴公篇》：「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鬥，大兵不寇。」（頁十一上）
 - 《淮南子》卷十七〈說林篇〉：「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鬥。」高誘注：「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鬥也。」（頁二上）
 - 王叔岷疑《御覽》誤《呂氏春秋》為《莊子》。
23. 《御覽》卷四三七〈人事部七十六〉：「《莊子》曰〔……〕又曰：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與飲乎！觴數

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求肉！於是酒而已，因抽刀而相啗，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頁五上）

- i. 《呂氏春秋》卷十一〈當務篇〉：「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也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頁八下）
- ii. 此《御覽》誤《呂覽》為《莊子》。

24. 《御覽》卷四三七〈人事部七十六〉：「《莊子》曰〔……〕又曰：齊莊公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束布之衣，素履，墨劍，從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明召其支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殺。」（頁五，四庫本頁八下墨劍作黑劍，其支作其伎，六十作十六）

- i. 《呂氏春秋》卷十九〈離俗篇〉：「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袍，束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殺。」（頁三下）
- ii. 此《御覽》誤《呂覽》為《莊子》。

25. 《御覽》卷四三七〈人事部七十六〉：「《莊子》曰〔……〕又曰：兵，天下之凶器也。」（頁五上）

- i. 《呂氏春秋》卷七〈論威篇〉：「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頁四上）
- ii. 王叔岷疑《御覽》誤《呂氏春秋》為《莊子》。

26. 《御覽》卷九六四〈果部一〉：「《莊子》曰：宋有狙公者（好養猿者），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茅，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超然而怒。」（頁四上）

- i. 《列子》卷二〈黃帝第二〉：「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茅，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頁十上）
- ii. 按此誤引《列子》為《莊子》。

27. （北宋）吳淑《事類賦》卷八〈地部三〉：「別有生彼老槐，《莊子》曰：老槐生火，久血為磷，人弗怪也（注：磷，野火）。」（四庫本頁十三下）

- i. 《淮南子》卷十三〈汜論篇〉：「老槐生火，久血為磷，人弗怪也（血精

- 在地，暴路百日則為燐，遙望烟烟，若燃火也。」（頁十九下）
- ii. 《列子》卷一〈天瑞第一〉：「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頁三上）
 - iii. 疑本條誤引「淮南子」為「莊子」。
28.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七〈天育驃騎歌〉「今之畫圖無乃是」，（南宋）蔡夢弼箋：「《莊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暮年不得。」（續古逸本，頁十上）
- i. 《藝文類聚》卷九十三〈獸部上〉：「《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期年不得，今人君考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頁六上）
 - ii. 《御覽》卷八九七〈獸部九〉：「《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畫工圖之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暮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百年，不可得也。」（頁一下）
 - iii. 王叔岷謂符朗為老、莊之徒，或本《莊子》此文以申己義；或《草堂詩箋》誤符子為莊子，亦未可知。姑識之以存疑。江世榮斷為誤引。按：王氏所據為《續古逸》本，宋刻本《草堂詩箋》無此句（北京大學圖書館宋刻本卷七頁十四上）。
29. 《草堂詩箋》卷七〈天育驃騎歌〉「張公歎其才盡下」，箋：「《莊子》：臣之子皆下才也。」（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刻本頁十四下）
- i. 《淮南子》卷十二〈道應篇〉：「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頁九上）
 - ii. 此蓋誤引《淮南子》為《莊子》。
30. 《黃氏詩史補遺》卷六「尚思未朽骨」，注：「《莊子》：其人與骨皆已朽矣。」（頁二上）
- i. 《史記》卷六十三〈老子傳〉：「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頁2140）
 - ii. 王叔岷疑《補遺》誤引《史記》老子語。
31. （南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二〈歲時部〉引《莊子》云：「君子齋戒，處心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靜以待陰陽之定。」（四庫本頁五十二上）
- i. 《呂氏春秋》卷十一〈十一月紀〉：「君子齋戒，處必弇，身必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頁二下）
 - ii. 《禮記》卷五〈月令第六〉：「君子齋戒，處心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頁二十二）

iii. 此蓋誤以《禮記》為《莊子》。

32. 《記纂淵海》卷四十三〈性行部〉引《莊子》云：「紂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頁五十二）

i. 《御覽》卷八十二〈皇王部七〉：「《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為樂，臣為君股肱，（熟）〔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石也。臣觀君履也，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桀歎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于）〔子〕亡，知我不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乃赴火而死（禹至桀，合十九帝）。」（頁十四下，四庫本頁二十四下熟有作孰有，于亡作子亡，今據改；又非履作亦非履，蹈春冰作踏春冰）

卷六四七〈刑法部十三〉：「《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乎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歌趨：造作勞我以生，息我以炮烙！故涉薪，我樂人不知！赴火而死。」（頁六上，四庫本頁九下歌趨作歌曰，故涉薪作去故涉新，我樂作我樂而）卷六八六〈服章部三〉：「《符子》曰：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冕危石。觀君之履非履，履春冰。未有見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也。」（頁三上，四庫本頁五上）

ii. 江世榮以為誤引《符子》。王叔岷謂《記纂淵海》引書大都直有所本，此或係節引《莊子》之文，乃《符子》所本。按：此條既誤「符子」為「莊子」，更誤「桀」為「紂」。《淵海》晚出，《莊子》五十二篇本已不及見。其誤引之例不一而足，不可採信。

33. 《記纂淵海》卷五十四〈識見部〉引《荀子》云：「今始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粢然有束芻豢稻粱而至者，則喟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取此而棄彼矣。《荀子·榮辱篇》。」（頁三十七下）

i. 《荀子》卷二〈榮辱篇第四〉：「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粢然有束芻豢稻粱而至者，則喟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頁十九上）

ii. 王叔岷謂《淵海》引此條後有「天運」二字，故以為《莊子》佚文。今檢四庫本引文後作「荀子」，無「天運」二字。未知王氏所據。

34. 《記纂淵海》卷五十四〈識見部〉：「士有一殮而倒戟，義所驅也。《莊》。」
(頁三十九上)
- iii. 《御覽》卷三五三〈兵部八十四〉：「《蔣子》曰：士有一殮而倒戟，義所驅也。」(頁三下)
- iv. 《淵海》誤「蔣子」為「莊子」，形近致譌。
35. 《記纂淵海》卷五十九〈論議部〉：「百醫守痛，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莊子》。」(頁四十五下)
- i. 《莊子》卷二〈人間世第四〉：「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郭注：「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頁五下)
36. 《記纂淵海》卷七十四〈人情部〉：「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自至。《莊子》。」
(頁十下)
- i. 《後漢書》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傳〉引漢章帝〈賜東平憲王及琅邪王書〉：「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438) 章帝為明帝劉莊第五子，莫非因而誤為莊子？
37. (南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天道部〉：「驟雨不終日。《莊子》。」(四庫本頁六下)
- i. 《老子》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頁四十八上)
- ii. 王叔岷疑《事文類聚》誤引老子。
38. 《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十三〈林木部〉：「《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莊子》。」(頁三十二下)
- i. (唐)魏徵《羣書治要》卷三十七〈慎子〉：「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四部叢刊影印日本天明七年刊本頁十二下)
- ii. 王叔岷謂此是《莊子》引《慎子》之文，江世榮斷為誤引。
39. 《事文類聚後集》三十三〈鱗蟲部〉：「神龍失水而陸居，為螻蟻之所制。《莊子》。」(頁二上)
- i. 《楚辭章句》卷十一〈惜誓〉：「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漢)王逸《章句》：「螻，螻蛄也。蟻，蚍蜉也。裁，制也。言神龍常潛深水，設其失水居於陵陸之地，則為螻蟻、蚍蜉所裁制而見啄齧也。以言賢者不居廟堂則為俗人所侵害也。」(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覆宋

本頁三下)

- ii. 《莊子》卷八〈庚桑楚二十三〉：「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頁二上)

- iii. 王叔岷因本條與〈庚桑楚篇〉文句相近，以為是《莊子》佚文，恐非。

- 40. (元)陰勁弘《韻府羣玉》卷九〈上聲·一董〉：「企踵，遐方企踵。《莊》。」
(頁四下)

- i. 《藝文類聚》卷十三〈皇王部三〉：「晉劉琨〈勸進元帝表〉[……]，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頁八下)
- ii. 《文選》卷三十七〈劉越石勸進表〉「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李善注：「〈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頁1705)
- iii. 據《文選注》，劉琨〈勸進表〉典出揚雄《劇秦美新》。《韻府羣玉》不知何故誤作《莊子》。

- 41. 《韻府羣玉》卷十七〈入聲·一屋〉：「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予之牧孤犢，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予！予無用天下為也。牽犢而去。」(頁三上)

- i.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獸部中〉：「《符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予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予！予無用天下為也。於是牽犢而去。」(頁六上)
- ii. 《韻府羣玉》誤引《符子》為《莊子》。

附錄⁸

一、京都高山寺藏《莊子》殘卷郭象後語⁹

夫學者〔尚〕〔當〕以成性易知為德，不以能〔政〕〔攻〕異端為貴也，然莊子閱才命世，誠多英文偉詞，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暢其弘旨，而妄竄奇說，若〈闕（亦）〔奕〕〉、〈意脩〉之首、〈（尾）〔卮〕言〉、〈遊（易）〔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若此之類，十分有三。或牽之令近，或迂之令誕，或似《山海經》，或似〔占〕夢書，或出《淮南》，或辯形名而參之高韻，龍蛇並御，且辭氣鄙背，竟無深奧，而徒難知，以〔因〕〔困〕後蒙。令沈滯失〔乎〕流，豈所求莊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其長，達致全乎大體者，為卅三篇〔者〕〔焉〕。太史公曰：莊子者，名周，〔守〕〔宋〕蒙縣人。曾為漆園〔史〕〔吏〕，與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者也。

1.1 狩野直喜〈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校勘記序〉（節引）

舊鈔卷子本《莊子》郭注殘卷，京都高尾高山寺所藏。現存雜篇〈庚桑楚〉卷二十三、〈外物〉卷二十六、〈寓言〉卷二十七、〈讓王〉卷二十八、〈說劍〉卷三十、〈漁父〉卷三十一、〈天下〉卷三十三，凡七卷。欄上行間及裸背摘記《釋文·莊子音義》、成玄英《疏》。每卷字體小異，考鈔寫年代疑在鎌倉初期矣。〔……〕至〈天下篇〉末子玄後語，略見《釋文敘錄》，宋以後刻本所無。即此一事足稱驚人祕笈，而二書失載，殊為可憾。¹⁰

1.2 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節引）

此二百二字為郭象所記，殆無可疑。惜鈔者無識，掇誤特多。狩野直喜〈校勘記〉引武內義雄《莊子考》云：〔……〕岷案：「闕亦」不必作「闕奕」，亦、奕古通，猶「奕世」亦作「亦世」也。「深澳」不必作「深奧」，澳、奧古通。《詩·衛風·淇奥》、《禮·大學》及《左昭二年傳》竝作「澳」，即其證。「失乎流」不必衍「乎」字，疑「流」上有掇文〔……〕尚不必作當，尚、當古通，《莊子·說劍篇》：「悝尚何敢言？」陳碧虛《闕誤》引張君房本作「當」，即其證。武內義雄謂此二百二字為郭象附於書末目錄之序，狩野直喜謂此二百二字為郭象後語，

⁸ 除注明「寬按」以外，綠色括號內文字均為原書自注。

⁹ （日）狩野直喜：《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校勘記》（東京：東方文化學院，1932年），頁58。按：引文按狩野氏所引武內義雄《莊子考》之說校改，見同書頁59。

¹⁰ 同上，頁一（總頁1-2）。

自述其刊芟《莊子》，輯為三十三篇之意也。岷謂此二百二字措辭草率，不似一完整之序。當是郭象注《莊子》畢，偶記於篇末者。¹¹

二、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序錄》¹²

莊子者，姓莊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國蒙縣人也。六國時為梁漆園吏，與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李頤云：與齊愍王同時），齊、楚嘗聘以為相，不應。時人皆尚遊說，莊生獨高尚其事，優遊自得，依老氏之旨著書十餘萬言，以逍遙自然，無為齊物而已。大抵皆寓言，歸之於理，不可案文責也。然莊生宏才命世（寬按：裴駰《史記集解序》：「信命世之宏才也。」司馬貞《史記索隱》：「孟子云：『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者。』趙岐曰：『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此言命者名也，言賢人有名於世也。宏才，大才，謂史遷也。」），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奕〉、〈意脩〉之首（寬按：《困學紀聞》卷十何焯注：首，猶篇也。），〈危言〉（寬按：高山寺殘卷作尾言，武內義雄據〈寓言篇〉改作卮言，王叔岷仍作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竝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為世所貴。徐仙民、李弘範（即徐邈、李軌）作音皆依郭本，以郭為主（盧文弨《釋文攷證》謂「以」上當補「今」字）。

崔譔注十卷二十七篇（清河人，晉議郎，內篇七，外篇二十）。

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無雜篇，為音三卷）（寬按：武內義雄《莊子考》推測其中一篇為〈敘目〉，故或有或無）。

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字紹統，河內人，晉祕書監。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為音三卷）（寬按：內、外、雜與解說已湊足五十二篇之數，故為音不在五十二篇之列。下郭象注、李頤集解倣此）。

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字子玄，河內人，晉大傅主簿。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為音三卷）。

李頤集解三十卷三十篇（字景真，潁川襄城人，晉丞相參軍。自號玄道子。一作三十

¹¹ 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本。收入王叔岷：《諸子斟證》（臺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554-555。

¹² 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元遞修本，1985年），〈註解傳述人〉，頁二十三上至頁二十四上（總頁65-67）。

五篇，為音一卷）（寬按：《法苑珠林》卷四十四引《續搜神記》調李頤位至湘東太守。又見《搜神後記》卷七）。

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寬按：姚振宗《隋志考證》疑是孟康。江世榮〈莊子佚文舉例〉謂其無音注，故少司馬彪三卷）。

王叔之義疏（字穆□，琅邪人，宋處人，亦作注）（寬按：《釋文》原文有墨釘，然〈大宗師篇〉有王穆夜注，故知王叔之字穆夜）。

李軌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寬按：《隋志》有徐邈《莊子音》三卷、《莊子集音》三卷。陸氏《音義》〈讓王篇〉言及「舊集音」，疑即徐氏《集音》。敦煌殘卷伯三六〇二、伯四〇五八有遺文）。

三、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諸子〉¹³

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為篋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四、馬敘倫《莊子佚文輯錄序》¹⁴

《莊子》書，《漢書·藝文志》著錄五十二篇，今所行者，郭象注本三十三篇。其所刊落者甚眾，陸德明《莊子音義·序錄》言之矣。然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則五十二篇之文固在也。今司馬本既亡，而郭象本奪譌不可讀者亦多。至於《藝文類聚》引〈天運篇〉孔子見老聃出謂弟子語，雖郭本不得無。是其闕奪之顯證。

余治此書久，既依郭本疏證其文，為《莊子義證》三十三卷，復思輯其闕佚，昔王應麟撰《困學紀聞》錄《世說注》、《文選注》、《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者凡三十九事。閻若璩、孫志祖、翁元圻又就而補綴。閻氏所補，乃誤取偽嚴遵《老子指歸》語，張琦已斥之。孫氏所錄，並今本所有而內之佚文，故翁氏謂其考之未詳。而翁氏取《音義》所引〈逍遙遊篇〉佚文之見於崔、向、司馬本者一事，則《音義》所取不止一事，亦何其疏也！

孫馮翼、茆泮林輯司馬彪注，因亦得佚文若干事，出諸家所錄之外（黃奭《子

¹³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影印雙鑑樓藏元刊本，頁二十三下。

¹⁴ 馬敘倫：《莊子義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附錄二〉，頁一上至頁二上。

史鉤沈》中之佚莊子全同茆氏)。然孫、茆引「尹需學御事」，謂出《藝文類聚》八十二〈車部〉，尋《類聚·車部》屬七十一卷，實無此文。別卷有之，則引自《呂氏春秋》，未審孫、茆何據。至孫氏引《文選·鮑照行藥至城東橋詩》注所引司馬彪《莊子注》曰「九夫為井，井有市」，附於〈徐無鬼篇〉「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下。然《選注》引司馬注屬於所引《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下，則司馬所注為今本之佚文，而孫氏轉誤出之。至以〈至樂篇〉「食於道徒」為佚文，茆氏已正之矣。

余頃於上海見鍾文烝手評《莊子》(寬按：嘉道間人)，後承佚文，讀之倉卒，不知其視諸家又何如也。今於諸家所錄外，復從桓譚《新論》、仲長統《昌言》、張華《博物志》、張湛《列子注》、謝靈運《山居賦》自注、顧野王《玉篇》、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梁元帝《金樓子》、釋會順《三破論》、杜臺卿《玉燭寶典》、陸法言《切韻》、虞世南《北堂書鈔》、成玄英《老子義疏》、歐陽詢《藝文類聚》、李賢《後漢書注》、司馬貞《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慧琳《一切經音義》、湛然《輔行記》、楊倞《荀子注》、徐堅《初學記》、白居易《六帖》、李沆《太平御覽》、釋慧寶《北山錄注》、陳文耀《天中記》引，輯錄得六七十事。合之舊輯，得一百餘事，視王氏所錄，將再倍之。其間或有所疑，輒附所見。然宋以前載籍所引，當猶有可搜獲者。即前列諸事中，許有披覽疏略，以致漏失者。古人譬校書如掃落葉，輯書殆同然歟！彈雀之懲，固不待於後賢，抑且喜見其補苴之速也！崔、向、司馬本所有而為郭本所無，及諸書所引為今郭本所套者，既見於《義證》，則不具。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七日，馬敘倫寫於京師。

五、江世榮〈莊子佚文舉例〉(節引)¹⁵

今本《莊子》是西晉時郭象(251-312)注的三十三篇本，它比同時司馬彪(卒於306年左右)注的五十二篇本(孟氏注本《莊子》也是五十二篇)少十九篇。郭象注本《莊子》在晉時流行很廣，對後世影響也大。唐以後，司馬彪等人注本相繼失傳，只有郭注本獨行於世。這樣，《莊子》其餘的十九篇也因此不傳，這對研究中國哲學或文學來說都是一項重大的損失。

為了挽回並彌補這一部分損失，前人曾經從古書中搜輯郭象注《莊子》三十三篇以外的《莊子》佚文，如宋王應麟(1223-1296)，孫馮翼(嘉慶時人)、茆泮林(道光時人，孫、茆二人都輯有司馬彪《莊子注》，其中有《莊子》佚文)、黃奭(道光時

¹⁵ 江世榮：〈莊子佚文舉例〉，《文史》第1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83-285。

人，在《子史鈎沈》中有《莊子》佚文）、王仁俊（1866-1912，輯《莊子佚文》一卷，在《經籍佚文》中，稿本今藏上海圖書館）等人。馬敘倫云：曾見鍾文烝（1818-1877）手評《莊子》，後附佚文，當時「讀之倉卒，不知視諸家又何如也」（見《莊子義證·莊子佚文》）。近人馬敘倫（1885-1970）輯《莊子佚文》一卷，計一百二十八條（在《莊子義證》中，有1923年自序）。王叔岷輯《莊子逸文》，在《莊子校釋》中，有1944年自序。諸人中，王叔岷輯本最後出，所輯亦較多，據彼所言，所輯有一百四十九條，後又續輯得十三條（但要除去重複及不可靠的，對此將在後文論及）。各家對《莊子》輯佚工作雖都作出不同的貢獻，也不免有缺點和不足之處。（中略）

從各家所輯《莊子》佚文中，可以看到郭象注本《莊子》以外還有不少有價值、有意義的文字，如果不是經過搜輯，人們將難以見到，實是可惜。據陸德明（556-627）《經典釋文·序錄》說：「《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司馬彪注本五十二篇，有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而郭象注本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除「內篇眾家並同」外，郭本比司馬本少去外篇十三、雜篇三、解說三，共少了十九篇之多。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僅以篇數來說，少去了的篇數佔郭本三十三篇的百分之五十七左右。雖然經過多人搜輯，輯到的佚文，如除去不可靠的部份，不會超出一百六十條。即使這樣，畢竟增加了不少可貴的資料。

在談佚文之前，先談一談缺篇。從《經典釋文·序錄》和郭象《莊子後記》（見日本高山寺藏寫本《莊子》）中所說，可知在少去的十九篇中有〈闕奕〉、〈意修〉、〈危言〉、〈游島〉、〈子胥〉五篇。前人還說有〈畏累虛〉（見《史記·莊子傳》）、〈惠施〉（見《北齊書·杜弼傳》）、〈馬捶〉（見《南史·文學傳》）三篇。但〈畏累虛〉有人以為是〈庚桑楚〉的畏壘山（如清人洪頤煊所說），因其中有「北居畏壘之山」句，「壘」崔本作「累」，即「累」字。〈惠施〉，譚戒甫以為即〈天下篇〉中「惠施多方」以下文字（見《現存〈莊子天下篇〉的研究》，載《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馬捶〉似即今郭本〈至樂〉中「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有形，檄以馬捶」以下文字。郭象雖不取〈惠施〉、〈馬捶〉二篇，但有附其文字於〈天下〉、〈至樂〉篇末的可能。如此，則於〈闕奕〉等五篇外，還有〈惠施〉、〈馬捶〉二篇的文字存在；但已不全，且不能知此七篇中哪一篇是在外篇或在雜篇中。（中略）

《莊子》佚文涉及的範圍比較廣泛，因而從各個方面為研究《莊子》提供了有參考價值的資料。它比魏晉人的注解自然要真實、可靠得多（但佚文也有其缺點，在後面再說）。它不僅有哲理方面的資料，如關係世界觀、認識論、形與神的問題等，還有關於自然現象、生物、生理、養生、疾病、神話、民俗、迷信、故事與傳說（包括歌唱、音樂、技藝等各種內容）等。

六、王叔岷〈莊子佚文序〉¹⁶

《莊子》原為若干篇，已不可知。東漢班固、高誘所見《莊子》為五十二篇（見《漢書·藝文志》及《呂氏春秋·必己篇》高注），至晉司馬彪及孟氏所注《莊子》，亦為五十二篇（見陸德明《釋文敘錄》），是否即漢時所傳五十二篇之舊，亦無可徵。今所傳為晉郭象刪定之三十三篇本。所謂三十三篇，非五十二篇中刪去十九篇之數，蓋三十三篇中於舊書有篇第，有刪略；亦有合（或兩篇合為一篇）；有分（或一篇分為兩篇），詳後附錄二《莊學管闕》。郭象《莊子》後語云：

莊子閎才命世，誠多英文偉詞，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暢其弘旨，而妄害人竄奇說。若闕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若此之類，十分有三。或牽之令近；或迂之令誕。或似山海經；或似占夢書；或出淮南；或辯形名。皆略而不存。」（節引，詳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天下篇》末，原文有脫誤）

郭氏所刪〈闕奕〉、〈意脩〉、〈危言〉、〈游鳧〉、〈子胥〉五篇中，〈闕奕〉、〈游鳧〉二篇之文，尚有可考者（詳後），最為可貴。至於用《莊子》之文最早而不見於今本者，為《韓非子》及《呂氏春秋》。如《韓非子·十過篇》：

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

案《御覽》七六七引《莊子》佚文云：

師曠為晉平公作清角，一奏，有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雨大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平公懼，伏於室內。

《韓非子》載此事甚詳，《御覽》所引《莊子》當亦未備。惟《韓非子》此文本於《莊子》，蓋可信也。《呂氏春秋·博志篇》：

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若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

案《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並引《莊子》佚文云：

¹⁶ 王叔岷：《莊子校詮》，頁1383-1386。標題由輯者命名，原書無。

尹儒（一作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

又《白帖》九略引《莊子》此文云：

尹儒學秋駕。

《呂氏春秋》載此事，本於《莊子》甚明。

引《莊子》之文最早而不見於今本者，為西漢司馬季主。《史記·褚先生補日者列傳》載司馬季主答宋忠、賈誼之言，引《莊子》云：

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

二語不見於今本《莊子》。

輯《莊子》之佚文最早者為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十據《世說新語注》、《後漢書注》、《文選注》、《藝文類聚》及《御覽》輯存《莊子》佚文三十九條（拙著《斟讎學有說》），聞近人馬敘倫《莊子義證》中輯存《莊子》佚文一百二十八條，岷至今未見其書。一九四四年岷所撰《莊子校釋》，附錄佚文一百四十九條，益以〈補遺〉、〈續補遺〉、茆泮林《莊子司馬彪注考逸補正》、《莊子校釋後記》，計得一百六十一條。其中有譌誤，當修正；有疏漏，當補充。茲重加寫定，得一百七十八條如次。

（一九八二年中華書局《文史》第十三輯，載江世榮君〈莊子佚文舉例〉一篇。論及拙著所輯佚文疏失處，其說有可取，亦有可商者；江君復詳據前人及岷所輯佚文分為若干類，略加說明，頗有助於研究莊子思想。研究《莊子》，須參證佚文；及《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三書與《莊子》佚文之關係，岷昔年所發表之《莊學管闕》，〈《淮南子》與《莊子》〉、〈司馬遷與《莊子》〉已有所論述。〈《韓非子》與《莊子》〉一篇，亦略涉及。）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脫稿

【後記】

拙輯本前後用了三週完成。期間不事生產，除了用餐，大部份時間坐在電腦前核實佚文出處，抄錄古籍頁碼，搜索異文。幸好網上有很多免費資料庫，我只需安坐家中便能竣事，毋須往來圖書館。

假如沒有電腦輔助要做多久？不敢想像。偏偏本檔大部份內容承襲前人，我只是循他們的軌跡走一次。當時電腦還沒普及，學者是怎樣在書海中撈出所需資料的呢？

我老師是王叔岷的學生，他憶述王老會將類書文句摘錄在紙片，儲藏在一座百子櫃裏。日積月累，那座櫃的紙片越來越多，分門別類存在不同抽屜，相當於一台電腦，是王老的治學利器。他在《莊子校詮》收錄佚文一百七十六條，還有《史記斟證》、《左傳考校》、《列仙傳校箋》等校勘大作，所涉資料繁多，絕對其來有自。



附圖：圖書館電腦化以前用來存放編目紙片的抽屜。